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論事

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
於前來點差強壯弓手中招募願充軍人分
配宣毅保捷指揮者

臣切思此舉事繫安危敢竭微衷上禪國論謹列
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見如左 一自去歲初降勅
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時點差
雖以強壯弓手為名實欲黥補軍籍勅旨屢下丁

寧再三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縣鄉必不起從征戍郡縣又多方安輯民猶猜諱及經去冬教習尋放歸業鄉閭竊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推恐不自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謂來調發今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令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 一宣命雖令使人招召情願緣先來點差弓手多是高貲之家例皆衣食無闕豈有情願充軍之人臣聞所差朝臣已相與議云此來受命朝廷意在倚辦若至郡縣無人應募須與逐處官吏迫致之爾竊惟所差使臣蓋以朝行集事尋常淺見之人復思郡縣官吏材術足任者無幾今既設以賞利惟知用心干蹈若其謀之匪臧或致變生不測女姦猾乘釁相激譟聚萬一驚擾更成厲階此其不便二也 一所差使臣既與郡縣官吏抑迫百姓令伏充軍即須團結押赴京師充軍之人既非情願若其上路因與親戚離訣更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

敢各歸本土聚依崔甫遠近相應展轉結連或女姦

豪之有謀乘郡縣之無備其勢一擾必勞安輯此其不便三也 一今京東西路頗為飢歉民既艱食居常猶為寇盜一夫首難奔赴必多此其不便四也 一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迺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困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為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 一已降御札冬至將行郊禮遠近郡縣尤宜肅靜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百姓也綏之斯和動之斯危武有七德安民為本事規未兆敵猶不救若又迫之是啟亂也則朝廷之憂不在四鄙夫禍起所忽慮生有階秦之勝廣漢之黃巾唐之巢讓是皆始于烏合之衆此其不便六也 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微見識淺近誠不足以恭國論贊聖謀但以職在諫曹義當有犯無隱故陳愚管上祈裁擇臣謂陝西河東其近襄州郡乞將前來點差強壯弓手等中分其半戍

邊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歸歲一代更留其半防
守本州以時訓練當就戍之時依出軍人官與裝
費冬給衣賜日支口食蓋民所以懼乎籍之為兵
者不惟前冒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土終身與
親愛姻族未相隔別此其大戚也今若番休迺戍
終是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當息肩安業昔
太宗皇帝籍兩河之人以為鄉兵于時識者亦悼
其失策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扞邊壯者入籍
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闕戍民不去
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為官軍也又聞于時籍
鄉兵之際因大軍方集之威猶恐其亂乃密誡諸
州郡尅期一日而事畢故民雖女媖謀相動不復及
之今朝廷既惜強籍之名又為必籍之事命兩朝
臣分使一路周環三二十郡幅員三數千里或未
能親到但行文移州縣官吏方且各率所見異同
紛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搖後雖悔之或所難
及願朝廷審加圖議事不憚改追還所下逐路轉
運司宣命停所差官勿遣實天下幸甚國家之福

也悽悽丹誠竊冀昭納

論弓手強壯充軍不便事

近覩宣命差官往陝西等四路募強壯弓手之充軍者事甚不便已于十九日具狀奏論未聞朝廷別有處分臣不勝憂疑敢再論其事至諸召募之狀已具條陳今但言其必不可之理有二若召人情願充軍者而後籍之臣料必不集事今此遣使徒使朝廷失大信于天下州縣惶惑人心驚擾而已必欲集事則非強致之不可果強而致之喧譁

相動禍變不測故此召募寬之則事不集急之則促亂臣前言所謂必不可之理有二此之謂也臣雖愚淺忝居諫列非不知邊陲勢急戎備事大衛兵禁旅調發不足今日之舉蓋朝廷非所獲已臣愚深思募人所以防禍難若今之為人未必為國家用適所以致禍難者但恐朝廷之憂不在邊鄙而在四郊之外矣向者群盜竊發潛匿山谷發卒數十倍捕之猶不能即擒久乃幸得自潰近日州郡奏報比比有姦盜相聚又京東西旱澇相仍民

方艱食正月向盡首種未入朝廷尚須留意安輯
振其不足更下此令民心謂何凡民之籍者四路
不啻三十萬人今各自保於去留之間此其_上太
御扇唱和可不過為防慮萬一不逞之輩乘隙嘯
動臣恐郡縣官吏不棄城而遁即拱手就拘雖以
墨翟之智不能以無備守也以陛下神聖威德而
宗廟之靈天贊神助則臣非所敢知者若專以人
事料之但見危形未見安理往者唐氏自高祖至
懿宗傳十九主矣其間戎狄侵軼數至畿甸大盜
滔天輿駕出狩屢矣而卒全大業者所恃民心不
去根本未搖信令尚行也及懿主之世南蠻陷交
州大起天下兵轉貨食以事之徐方成宰相率回
戈連陷江淮遂啟仙芝巢讓之寇生民塗炭因此
危社稷今日之舉唐鑒未遠也夫賢智之謀事有
萬全之形而後有一跌之虞猶不以僥倖為之今
天下猶古也陛下柰何處成敗之計如是之易乎
伏願陛下更與大臣從容講求至如京東西州郡
見管廂禁諸軍亦不少比州郡患于乏人每使命

揀選不無多名留占若量逐處民兵隨其衆寡分
番于本州防守盡代見軍赴邊此亦人情所便也
朝廷機事非臣詳知揣摩以言精切未盡屢展螻
蟻之臂上冒雷霆之威蓋惟大義之所存故于叢
軀而無愛不勝宗廟之憂區區激切之至

論點選河北強壯事

臣竊聞朝議于河北強壯三十萬人中點選二十
萬人將以備選蓋三分強壯之數取其二也比來
朝廷令下患在郡縣守宰多非其人智見踈謬吏

因緣為姦以至侵害百姓今若不明為約束槩令
選點少健但恐法出姦生令下詐起豪富而強少
者獲免貧弱而老劣者被遣不惟民受其弊且致
兵不得精今北鄙即有繹搔國家恃以為備者在
此強壯爾茲事體大處置宜詳臣竊聞河北諸郡
元點鄉丁之時不拘等第貧富但戶有三丁者點
一丁五丁者點二丁七丁者點三丁八丁已上點
至四丁而止今若令戶係三等已上者據其元籍
丁數盡取之四等五等者各減一丁至如戶有五

丁即點一丁七丁者點二丁八丁已上點至三丁而止如此則貧下之戶得以寬其力郡縣之吏不得措其姦竊料樞府必有河北強壯之籍試以勘會等第約此之制必亦不減二十萬人也夫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之事宜均之大者賦役為大矣伏乞聖慈特賜裁慮

請選湖南安撫職司長吏等事

湖南蠻僮久為寇患跨連數郡被其毒害比來委任劉沆楊旼等以便宜從事兵連禍結屢致沮傷

損國威靈陷民塗炭湖湘之外賦役煩興因循五年賊勢益大抄畧殘暴不可勝計夫以唐室之盛其成敗之迹可得而言自河以北即為寇境皆死命劇賊藪穴深固僅二百年然而終不敢窺覬河南尺寸之地至懿宗朝緣安南之亂發方鎮之卒戍之遂有龐勛之事天下緣此以至瓦解龐勛一卒非有雄材重勢但以患弭于豫防禍生于所忽爾則朝廷之憂不專在于西北也若劉沆之輕踈楊旼之迂率近已除代而罷之然劉夔之詳雅清

介以當鎮守之地可矣其臨事制變恐難獨任本
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亦恐未盡推選宜為擇遣材
謀精敏之士俾相協贊以共圖議諸緣峽峒州長
吏並乞檢校簡才以處務同緩集以救數郡生民
之命

請監防交趾人事

近聞交趾遣人入貢見已在道頃來朝廷以其外
藩小國諸事忽易之緣路至京並無防閑恣其出
處與州縣交通交趾近歲併占城邑其勢稍張又
與廣南邕儀諸溪洞蠻婚媾連結今湖湘徭賊尚
未夷剪嶺表遐遠事宜留意向來國家所以待夏
州人使事可為戒也欲乞特遣小心廉慎幹事使
臣一員密諭之意令往前路押引交趾人到京及
回出界除依常交易外使無得恣與諸邑人交關
通接外若朝廷稍加恩遇之意實以周防姦詐事
體為便

請延召近臣訪議邊事

臣微聞外言北虜不守封畧築城鄙上邊吏謀知

料閱兵馬且復遣使來事固未審虛實然國家與虜通已四十年事窮必變起利盡則交踈理之常者顧但紆緩歲月北方諸戎羈從于虜者如奚高麗達靺常內懷不服特強役屬之爾去冬虜以衆臨河西自謂拾芥之易既而遁散以歸內蓋諸戎且疑我之納夏人既羞且疑則其起辭生事思有逞于我豈保無他夫兵危事也不當易言之若信好可繼朝廷豈願事四夷即事至于不獲已亦在上下奮勵講所以折衝之策圖所以式遏之筭河朔之兵不當三十萬邊境千里塘水居其八得以專力而控其要害城邑樓櫓守在九天之上若頓重師澶魏中山堅壁而勿與戰清野以待其敵出奇伺便邀其重歸是不可勝在我可勝在虜矣且虜久與中原通其心泰餌其貴人習于驕佚其部人不練於戰鬪于其本俗衰敝已甚而又母子兄弟內結疑隙上下離貳持去就心此其亂危之形中國可乘之機會若朝廷有意于遠畧幽薊可圖也尚實能為中原患哉誠陛下震其威靈廟堂審

其計議内外文武各致其力使虜一舉而不得志
不有内變必有外叛諸戎勢且瓦解山後之地天
其或者使復合于中土未可知也臣願陛下思患
預防考謀事先秋氣漸清宮殿涼爽時因燕閑延
對大臣俾各盡其謀猷以定其帷幄一日有邊境
之急庶無倉卒之擾今西疆粗寧縱不保其久未
有旦夕之虞也其將校可任者稍徙河北使得與
士卒相服習漸諳土俗至于選官吏峙糗糧繕器
械葺廩牧皆今切務而可以素備者也備而未用
為政之常臨事紛紜何以鎮靜此皆朝廷塵熟之
論而儒生之常談臣忝在近班愚慮所及不敢自
隱惟宸鑒裁擇

論西北將率事

昨戎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飾壘事
為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
敵者無恃其不來也當為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
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誠給苟將率非其人無足
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

茲戒茲即戎騎敢越封畧使揚崇勲在鎮定夏守
贊在瀛州劉渙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
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蓋朝廷非不知
崇勲等之不足使也迫於用人之常體慊然而遣
之爾必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為衆論所信自非已
試之効者不足賴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陝西偏
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輒徙一兩人况
自西鄙用兵已來三年于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
嘗得一到京輦仰望天顏若以此為名召之赴闕
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勲等使奉朝請議者必
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西帥有辭且陝西
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千計
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為用一旦天子
登一小校于朝而辭焉愛君體國者義不如是及
茲盛夏邊未有虞可速致之比富弼使歸幸而盟
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大羊南向且使分捍北
方事機所懸乞賜裁擇

請委夏竦經置河東可

竊惟邊事河北河東為慮均也河北有塘水之險
城池樓櫓堅宇糗糧芻藁有備至于器械防守之
具甚設而有河路以通漕輓其控禦之勢皆有素
也若河東鴈門太原乃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土壻
賦重其民貧山險難于調運事事之備非河北比
也比年以來二虜太上釁北人得以西事為名駐
帳雲中修築城堡輸輦委積堂堂道路臣恐他日
二虜解仇合從勢必為并汾患兵法固有出於不
意避實擊虛者矣伏見近降制付夏竦以河東知

朝廷留意已深矣夫河北東於盟書一動一為輒
有顧避河東介於二虜之交而處不疑之地得以
用意規畫先事完備間茲二邊之暇宜專力于此
方今因夏竦朝覲願陛下親諭此意屬之經畧朝
廷庶事為之應副則一路寄委不為虛授也

請令二府各舉將率事

臣竊思二虜通謀三邊設備外則民力漸困內則
府藏寔虛將帥既少才謀兵士又非精勁安邊攘
寇未見長策天下之勢深索維持惟是用人尤為

急要直須不次選擇材能伏乞陛下特降震旨令
兩地大臣人皆舉其所知或有智勇堪任將率勤
幹可治錢穀且其才用明有所長者各舉三數人
俟其舉上陛下以暇時御便殿將所舉奏面質舉
者其前來已試用之迹及將來堪任使之狀使據
事實陳其行能衆以為然即與進用不惟拔擢得
人亦可以見大臣知識之深淺但用得其才人思
陳力即可以下集衆務上分憂勞也

請選擇河北沿邊守臣事

臣頃年奉使見北邊塘水渺渺如江湖間有淺深
舟車皆不可渡蓋占北疆三分之二虜心依依南
望而踟躕抑知此之為憚也國家與虜通且四十
年所以經畫禦備茲實功利之大者其塘北州軍
若雄霸州廣信順安安肅永靜等軍尤為要害何
哉有此州軍則塘水之險為我有無此州軍則塘
水之險翻為虜用自慶曆二年為虜要盟更易誓
書緣邊州軍不得添屯兵馬邇來諸州軍戍守漸
虛臣計河北備豫之策莫此為大使虜而見此利

盜機竊發出于不意襲取一兩城則四十年功緒一旦而失之河北之勢搖矣伏乞朝廷深用意推擇此諸州軍守臣輯和其軍民周防其窺謀其見在兵馬先行戒勒諸路部署司緣邊巡檢安撫等司緩急不得那移抽動常加訪察過為之慮北疆之切務也

請朝廷先圖議待契丹人使事

臣受勅館伴北朝人使自雄州奏到至今已多日猶未聞過界臣愚輒過有所慮不敢不致諸朝廷

臣過為慮朝廷過為備事愈於忽之也竊聞使來之由邊臣所上事宜以為往討呆族使其事止於此可矣一昨西寇遣人稱和虜主自以為功至以其事詰孫抃等此其責謝之意不淺近楊守素之來如聞和約漸合今虜若聲言西征因而點集且使朝廷不得為備俟守素出境得我之情而後遣使者以來因以其衆留境上以待報又其邀求有必不可從之事萬一虜謀如是未知朝廷何以待之比守素之來朝廷料賊情誠耶偽耶廟堂之議

密外莫得聞如出於偽也則二虜固有異謀矣守
素入延州其來意具見及其到驛且留二十日屢
請還國而後遣之外議以是窺朝廷處置大事為
慮不素定夫謀國料敵不先事於幾微禍發而後
救之是不知曲突徙薪而必待于焦頭爛額爾今
虜使此來事意尤不可測臣誠願二府先熟為之
計有以待其所發而即應之若事事至時而後議
即恐倉卒有所不審者緣是亦使足以窺我深淺
寢生輕慢惟陛下與大臣詳慮

請省緣邊騎兵事

臣近因減省見邊戍供輸之勞天下物力之困今
雖峻行裁節精為鳩聚若會所得莫充諸費是猶
益之以畝澮泄之以尾閭量入為出非所以持久
者也伏請選擇近臣令奉明詔分使諸道就諸邊
臣與之深議所以豐則畱用守備經遠之計內外
相應本末同體庶幾乎功利之可舉即如緣邊騎
兵計蓄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
隘戎騎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馬軍既不足用

徒索芻粟今方北備胡虜乃是用騎之地乞以陝西新團土兵多換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輓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

論地震請備寇盜事

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荆湖川陝山東河北河東陝西至于嶺表相繼未止比者沂州地震于後兵難及今適定此際登萊山崖摧圯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考前志之言蓋地主陰陰者臣道也民也蠻夷也推之今事凡任內外之重即無權強之臣則

今事之可憂者外備蠻夷而內撫民爾西地二虜朝廷以為大患故於守禦素為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僭作梗一方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不可輕忽而又海南交趾氣燄漸張路接邕容頗連巘峒南方之事理須經畧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瑑失於撫御蠻寇侵擾遂至用兵度旨困於饋食方鎮疲於更戍因而有徐州龐勛倒戈之變天下緣此以

至危亂則知事嘗起于細微禍常成於所忽也至
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畿甸屏蔽緩急所資常
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賊淵藪其中所幸歲
得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飢
饉法不勝于姦宄亂必始于鄉閭何以言之自慶
曆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等路招刺強壯弓手充
宣毅軍俄又聽其備人自代于時臣知諫院固爭
此事朝議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
所以一空蓋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

游惰不逞之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程選也後緣
光化軍軍賊竊發朝廷條約失体姑息過當如養
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
文案無月不有大則謀欲殺官吏劫倉庫小則謀
欲殺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少亦一二十數
以告賞之科重故有謀輒被告發聞雖教閱乃同
兒戲無益軍國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脫
棄釁間必有應響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點定強
壯已屢經教閱槍刀弓弩各常學習及後招刺之

時既聽傭人充代而其強壯本身並有身力例各
不勗農業遂樂惰游攬擾里閭侵凌細弱趨坑冶
以逐未販茶鹽而冒禁儻緣凶歎構扇流民結為
盜賊必先此類唐之巢讓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
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神祠
蚩蚩之氓惑於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散迤相蔽
匿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寢使滋蔓恐益
成俗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
萬衆各有部率由積妖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
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三也所謂地震之異儻在民
與蠻夷此其最可慮者潭州劉夔清素士也恐非
應務之才豈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畧宣毅冗兵漸
謀消汰之術民之先在強壯籍者其干法冒禁謂
須別立峻防頗聞民間猶多當時教閱兵仗亦合
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今所在毀拆密加
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豫防之大畧伏冀採
納施行

秦州奏喃廝囉事

喃廝囉據譯佛謂喃兒為廝囉漢語佛兒也本名欺南陵温錢逋西

域武三咩人盖唐吐蕃之裔吐蕃在唐為大國威

長夷狄大中以後部族衰散然其種貴羗戎至今

尊服武三咩去今喃廝囉所居青唐城經隔諸蕃

極遠其祖父名字未詳但傳自唐已來世襲為結

逋據譯結逋乃僭天子之号也太宗朝李繼遷大為邊患西鄙

不堪其擾設重購以募諸戎討賊既而西凉府首

領潘羅支應募殺繼遷賞典未行而德明納款朝

廷受之潘羅支竟為德明所破盖無遺類以故西

蕃無主蕃部聳昌廝均等遠赴三咩迎温錢逋以

保其地時年十二歲欲就河州起立文法起立文法盖施

設号令統衆之意有宗哥城蕃僧李遵與邈川首領温逋

奇誘畧温錢逋入國州城即唐廓州遂成立文法漸次

蕃部歸順赴宗哥城住坐娶李遵女以遵為論逋

論逋漢語宰相也祥符八年秋喃廝囉遣蕃部杜作往秦

州東北斷頭山崩動蕃部欲別立文法至九年春

南市蕃部郭斯郭引喃廝囉復遣李遵魚角蟬等

領衆寇邊曹瑋令蕃官李廝那金伺知情實領兵

邀戰于三都谷口大敗賊衆遁歸本道明年又遣
免藥耳丁等諸羗兵馬入寇三都谷度龍口曹瑋
復破之番衆退由野吳谷截山過永寧等寨瑋又
遣兵追至啞兒碛西再戰漢兵不利而還魚角蟬
遂留古渭款招集蕃部瑋令首領張小哥今訥支
藺檀祖
撓散之李遵又使喃廝囉領兵往西涼府有所討
伐而以敗歸喃廝囉怨為李遵所使因而構憾李
遵姪訥廝結等竊誘喃廝囉往邈川城就溫逋奇
往坐以溫逋奇為論逋至天聖九年十二月溫逋

奇遣甥甥齎蕃字鞍馬乳香入漢告稱喃廝囉乞
通和秦州以聞蒙朝廷宣賜喃廝囉溫逋奇對衣
金束帶銀器衣着後又差人入漢進謝恩馬准天
聖十年九月六日宣喃廝囉除寧遠大將軍愛州
團練使每月支大綵一十五疋角茶一十五斤散
茶五十斤溫逋奇除歸德將軍月支大綵十疋角
茶五十斤散茶五十斤因賜物有差溫逋奇復叛幽
喃廝囉置寨中防守而身領兵他出防守人同謀
出喃廝囉收集人馬以拒溫逋奇閉城相持溫逋

竒敗死因此遂於青唐城住坐至今景祐二年十
二月除授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月支大綵三十
疋角茶三十斤散茶一百斤寶元元年十二月除
保順軍節度使每年支大綵一千疋角茶一千斤
散茶一千五百斤至康定二年正月除保順河西
等軍節度使自後郊禋並蒙加恩至祿享恩命即
今係推誠順化忠亮翊戴功臣西蕃邈川大首領
保順河西等軍節度使洮州涼州管內觀察處置
押番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洮州涼州諸
軍事洮州涼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
開國公食邑九千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見住青
唐歷精耶卑城唐廓州也去漢約一千二百餘里
蓋蕃俗以其慈厚故呼為喃厮囉年約六十五六
歲即不知所管部族兵馬的確謹具本末奏聞

奏第二狀

臣自受命知秦州到任體問邊事本州西路堡寨
熟戶蕃部之外即與西番喃厮囉地界相接頃年
喃厮囉有長男瞎嚩第二男磨嚩角皆叛其父瞎

檀在河州磨檀角與母安康郡君李氏在宗哥耶
卑城住坐分據土地部族各立文法其磨檀角與
夏國及邈川首領溫郢成俞龍通和溫郢成俞龍
父溫逋奇早年為喃斯羅所殺結為世讎有此三
部分牽制事力不得齊一嘉祐三年二月中瞻檀
磨檀角並因患亡歿各有子蒙朝廷補署承襲又
緣瞻檀長男木征自父在日即被青唐族蕃官瞻
厮鐸心并男瞻藥勾扇出離河州見在近漢地名
標納城居止即未能統服蕃部其河州側近雖有

木征弟瞻吳叱等係軍主名目亦無力量所有磨
檀角男瞻隻欺丁及祖母李氏已與諸首領歸順
喃斯羅當年十二月喃斯羅遂離本住青唐即日
見在宗哥耶卑城與李氏并瞻隻欺丁同居其溫
郢成俞龍亦已于嘉祐四年四月因患亡歿後來
喃斯羅第三男董檀不住領人馬攻劫郢成俞龍
男溫塌波訥令支地分收降通斫令等城并人口
孳畜不少見更侵迫邈川城又自嘉祐五年秋冬
至今年春以來與夏戎連兵相持多是董檀惣率

兵馬鬪戰屢次摧破夏人枝梧不暇自去年夏秋
不住據沿邊探報稱有西界首領怵迷等齎送金
器錦帛并駱駝般馱信物赴唃廝囉投下商量和
斷結昏夏戎屢遣使人唃廝囉久未聽許已上事
節臣已於嘉祐五年九月及嘉祐六年八月兩次
具狀奏聞訖緣秦州寨外熟戶有順漢者有順夏
州者有順西蕃者有並不順屬名生名者叅雜住
坐以此道路不通商賈不行自來只憑邊寨番官
體探事宜所以難盡情實去秋竊聞夏戎遣首領

詣闕已是妄有邀求大作點集兵壓秦境其置寨
處去邊界止七八十里威遠古渭熟戶蕃部逃入
山林依險自固謂必乘勢侵軼不意漸却抽還料
是與唃廝囉和斷未成懼董氈乘虛襲其後自後
經冬以至今春緣邊探報二虜絕不復交兵竊慮
已是通知近復聞夏戎所遣使輒僭稱官號不循
常禮若二虜果通恐遂構邊患又董氈娶契丹女
為妻契丹與西蕃本自異類風馬牛不相及而忽
萬里通婚情實不測唐時吐蕃規圖川蜀以維州

巖險控其要害遂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閭者而生
二子二十年後番婦所生子為內應開門以納蕃
兵維州遂陷臣詳觀西番向時唃廝囉暗嚕磨嚕
角分據地界各統部族今既併合為一力量足見
強盛又唃廝囉已是年老一旦殂歿董嚕承襲其
人驍悍善鬪戰已為衆所服而又連婚契丹合從
夏戎臣恐邊陲之憂其所結連深固陰謀交通不
可不過慮前西事之時寇兵雖不曾深入秦州境
內然吳賊猶壹畧地至古渭以唃廝囉不與之通

故不能定而還

昨興修古渭之時西人猶以此為辭迨茲事勢頗異

當時令勘會秦州管下所統蕃部番官一千五百
餘人諸族帳共一十九萬八千有餘人騎平時羈
縻外為屏蔽若緩急欲糾合不可恃以為用也而
西路諸部族率多富實蓋秦州南通巴蜀控引諸
番自關中諸路商旅之所萃止又自展置古渭一
帶堡寨深在番界番部交易為便故貨利湊集近
裏諸寨城市為之寥索凡此皆所以召戎者但以
向時未嘗被寇故守備諸事尤為因循朝廷所遣

偏裨將佐頗比內地不出精選駐泊禁軍多見抽
減卽今見戍數雖不少然秦州堡寨四十餘所其
係要害屯守處多又本州寨戶例皆單弱臣自到
任常切招補安存訓練然非涇原環慶之比也今
戎狄之情釁已萌是邊鎮備預之日若夫撫和戎
落蒐補卒乘繕宇堡壁除治器械此邊臣職分敢
不勵力至于緩懷戎狄選練將帥長策遠御事在
巖廟臣忝當方面職思其憂臆度事幾愧於愚短
謹具狀奏聞冀加圖議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終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論事

奏夏州事宜

近者夏戎寢驕慢所遣貢賀首領輒假竊官號凌
僭之狀暴著臣在秦州雖去諒祚住坐處遠然邊
事相聞頗知其動靜夏人素易西蕃前年交兵數
為董氈推敗忙宗車明等族因此構釁被誅諒祚
既除權迫遂懷侈汰觀其妄作蓋是狂童野心非
同元昊之權譎變詐豪勇沉斷者也初元昊欲阻

命先威服諸戎潛通契丹結輔車之勢法令明審
能用其衆戰勝而無輕狃之志雖覆軍殺將然不
過邀鹵獲之利所破城堡亦不能有也不五七年
其力已自困况使一舉而有所不利其勢固無以
復振幸朝廷撫徠遂至納款猶終不敢極上僭之
惡今此狂童只緣誅三強族自謂人莫我敢忤輒
爾驕盈北連兵於契丹南結仇於邈川睥睨中國
欲負恩信其經事舊人蓋懼其敢行誅戮雖有忠
謀善意莫為之盡其實上下離貳其部族苦於苛

歛若其妄動恐或是其自取亡散之期以臣愚見
惟望朝廷嚴戒邊吏但遠斥候繕堡壁除戎器虜
寇或至謹據要害以守境保民勿與爭鋒逐利精
遣間諜重開賞募以招納其亡叛而潰其心腹此
今日禦戎之上策也且戎寇屯集不能曠月日相
持恃持重可以敵之但使集而無大利自難再舉
矣儻忿不思難虐用其衆契丹窺其釁邈川乘其
敝至于帳下之變勢且有之天其或者吳賊之餘
殃其將降罰此虜也

論國計出納事

三司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通人負長行用中等例每人約料錢伍百月糧兩碩伍斗春冬衣紬絹六疋綿壹拾貳兩隨衣錢叁兩計每年共支料錢貳佰肆拾萬緡糧壹兩貳佰萬碩准例六折計柒佰貳拾萬碩紬絹貳佰肆拾萬疋綿肆佰捌拾萬兩隨衣錢壹佰貳拾萬緡每次南郊賞給陸伯萬緡內馬軍壹佰貳拾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陸萬有餘疋每年支草壹兩伍佰壹拾貳萬束料壹佰伍拾壹萬貳兩碩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並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貳拾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肆拾萬人本道稅賦支贍不足募商人入中糧草度支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叁倍茶鹽礬緣此法賤貨利流散弊悉歸官又自慶曆三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以此三司經用不贍慶曆二年六月聖恩特賜內藏銀壹佰萬兩絹貳佰萬疋

仍盡放免日前所貸內庫錢帛慶曆三年八月又蒙恩賜內藏紬絹叁佰萬疋據此銀絹陸佰萬疋西為錢壹仟貳佰萬緡支用慶曆伍年又將江南所鑄到大銅錢拾壹萬當小錢壹佰壹拾萬貫支使及今未滿五年相添費用已盡乃是每年常將內藏銀絹近叁佰萬緡供助三司經費仍復調發諸路錢物應副方始得足即日外州府庫搜剗亡餘不知內藏蓄積幾何可供今後支撥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

有增剗可謂無遺利也若據國家天下之廣歲入之數自古無此之多者然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以為出所致爾方今急務莫先貨食貨食不足何以為國昔唐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按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貢奉之至王室可為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禁兵之籍不啻百萬人坐而衣食無有解期七八年間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云救萬一因之以寇戎

加之以飢饉則國家遠計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
矣請舉一事而言則他可以類知也景祐年中天
下預買紬絹一百九十萬疋去年至買三百萬疋
諸路轉運司率多訴者有司末如之何已議者徒
知茶鹽諸貨利之法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臣詳求
其故法實不弊勢使然爾置兵有策則邊費可省
邊費省則兼并之民不能觀時緩急以侵利權然
後有司可以制輕重矣臣以不才謬當大計職憂
所切心如焚灼推諸利害至於根本則關柅動靜
臂指伸縮乃繫二府非有司所預謹具大略乞下
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裁於聖斷變而通之允底
蒸民之生茲為適治之路

再上國計事

臣昨曾約計天下財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
困本於兵因勘會自寶元慶曆後內外增置禁軍
歲給錢帛糧賜等數進呈乞朝廷圖議其事有以
弛張之伏以太祖皇帝取荆潭收蜀廣南江南備
晉寇禦西戎北虜計所蓄兵不及十五萬

國初得
周兵十

萬後平蜀揀其精兵止留一百二十人及乾德中
選練中外之兵止存十萬蓋極精銳也後乃稍增
及十五萬人爾太祖皇帝平太原備遷賊禦北虜料簡軍
旅增脩戎備志在收取燕薊然蓄兵亦不過四十
萬人先皇咸平中備遷賊禦北虜蒐募戰士至五
十餘萬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後稍稍淘汰弛馬
牧地給耕民先帝常語宰臣曰天下兵馬之數雖
不少精銳者鮮且今之兵與古不同
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
食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慎於選練向敏中曰軍
額漸多農民轉耗近準詔旨已住招募斥去疲老
大減冗食帝曰御等常邊將占兵自固者輒罷之
宜講求務于經久之要先帝嘗詔壞慶路減神勇兵還營周瑩言當路兵

數非多未敢便減上曰西邊難得芻糧每歲役至
民輸運瑩無心惜民亦可知矣即以曹瑋代之至
于寶元幾四十年可謂又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
籍民兵俄命刺之以補軍籍遂於陝西河北京東
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保捷一百八十五指
揮武衛七十四指揮
宣毅二百八十八指揮既而又置宣毅於江淮荆
此其尤多者侘不具載
湖福建等路淮南三十二兩浙二十二江東十三
江西十七湖北十九湖南十一福建
十二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
舊兵且百萬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
分剩負等不列于數連營之士日增南畝之民日

減邇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織婦莫能
給其衣食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虛而
此冗兵狃於姑息竊驕以熾漸成厲階然且上下
恬然不圖云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且太祖訓兵
十萬人以定天下今以百萬人為少此無佗爾各
苟及身之安莫為經久之慮也夫苟且者臣下及
身之謀經久之者陛下國家之計今負敗之家猶汲
汲於擔石之備安有慮不經久而可以保天下者
哉比歲以來三路入中糧草度支給還價錢常至

一千萬貫上下邊費如此何以枝梧臣較今大計
加之百萬不為益減之百萬不為損而比來鬻官
六千緡者與簿尉萬緡則殿直諸監筦場務官準
課程以立賞格收贏至三二千緡即以次遷陟不
知賣官遷官幾何負數可供三路一歲糧草之費
是謂聚歛澮之微供尾閭之泄也淺陋之人更言
遺利以裨經用未矣蓋財計盈虛時事安危繫諸
兵而已矣景祐以前兵五十萬三司財用無餘及
今而加一倍則何以得足臣近約度今年在京支

計前已進呈只是准擬常程用圓融變轉僅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因之以橫費加之以飢饉雖有智者亦恐難以善其後矣况臣之愚敢期克濟惟社稷之福祖宗之靈陛下至仁盛德有以感格天地降之以善祥報之以有年則兆民之所賴也若觀諸人事臣愚竊甚寒心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會臣前奏審加計議裁於聖斷早為之所猶須効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

請節省財用事

伏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寔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急交急特在陛下身先於率下惟事事乃其樽約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為菲薄而茲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橫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緣為姦弊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群下侵牟之

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彼
婦人宦者何煩過為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
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宮司帳
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
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息為萬方富庶之本兆
民所賴為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
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
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投命士民
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
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諳曉時務之士三
兩負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
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
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
計外可以成武功効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
世之切務也

論減省財用事

臣近受勅同賈昌朝等定奪減省財費竊聞淵旨
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緡錢亦

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為生靈計夫減省所
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
名為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
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
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
乎特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效可冀也
其有徇己之利與則喜奪則怒此女子與小人之
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

請校會邦計事

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
至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為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
可承以為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戍守未能
徹備四方添置兵馬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歛必
難復舊何以尉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綏懷二
虜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以厚為之備也今乘邊
事之間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
若遂恬然憚於有為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
以善於後矣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

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為國家生民
遠慮者哉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
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
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害之
源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開
陳商量必又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
大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
當今之切務也

再奏請劄子

方今天下切務無先貨食貨食之原在於三司而
計臣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給豈暇及於國
家根本之慮哉故於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已上
官選差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
中外之所費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率歛之物則
通其有無叅究利害之原剗革因循之弊所冀寬
財用紓民力助三司均節之體者也自後未蒙朝
廷施行不測所以難之之意今不乘邊事之間急
講久遠之策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恐朝廷重

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投而知矣如是而可以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得恬然不深慮哉前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

請別差官議財計事

臣近曾上言乞差官就三司議財計事近聞已差臣及楊偕且臣本請推擇才識之士已而自當其選招攬事任以為己功干涉物議理甚不可緣臣

忝處言責之地故思慮所及合以陳論豈其淺愚果能周務其所裁定之事雖更經中書樞密院商量就復有失將使誰言乞賜別命近臣於體為便

改差高若訥

奏財計未便合商量條件

臣昨請差官就三司同議財計事訪於眾議凡公私利害比比而有今舉其大要列上五條略開其端餘繫所議凡如此事必料中書樞密院及三司前後皆有臣寮曾上言其便宜亦乞檢會送下本

處叅詳可否施行一陝西河東見行錢幣利害合
議定經久之法以便官私一天下常平倉所以權
欵散平輕重合議興舉一兩川久來將諸場務課
利變納銀及自西事已來增賦絹布數多民力交
見困竭合議救革一淮南諸鹽場積鹽相因而江
南遠地荆湖兩路民無食鹽官有遺利衆謂通商
為便合議施行之法一諸路入中糧草利害極多
本為窮邊艱於輓送計其役費募人入納比來豪
賈遂擅公利因國緩急反操輕重其間地有險易

穀有凶穰平准適宜合行議定

奉聖旨送揚
借等商議

請省陝西兵馬及諸冗費事

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近雖有得雨處秋田
亦未必有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警雖寧兵戍
尚衆因之飢饉事實可憂芻糧委輸寂為切務朝
廷綏懷夏寇本為休兵息民若其役費不紓必見
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
地震考諸咎證由陰有餘夫陰者妻道也臣道也
民也夷狄也此時後宮無過制外廷無權強所當

戒慮者民與夷狄爾內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在
貨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堡寨兵分力微假如寇來
勢必不能出戰如其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
况春夏之際戎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緣
邊所屯軍兵一切抽向內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
出戍又邊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駑不
任馳敵平時虛糜芻粟動輒兼人送命若今後所
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
還寬減調度此其略也近聞勾抽陝西提點刑獄

曹穎叔到闕欲令簡省邊計臣兩見穎叔據其說
畫亦恐虛行今邊臣惟務留兵朝廷無肯任咎悠
悠穎叔如大計何必在內外協心休戚齊慮東邊
隅之粗問極夙夜以疚懷儻詳利害之原猶有異
同之論斷之欲獨當繫聖裁穎叔此行每事乞明
與處分凡千冗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輕重難獨
任或推選近臣一負承命而往其陝西四路部署
乞各賜一詔書諭之此意使與穎叔公共計議所
有陝西轉運使亦乞察臣前言早賜別行擇任

請減省河北徭役事

伏以國家通好于契丹三十七年于茲矣邊人不知有戰爭之患餉餽之勤保其父子室家安于耕桑蓄牧宜乎生業益殖事力加裕而比屋彫瘁率無蓋藏一穀不登莫能自濟臣愚竊思其故其弊有三一曰厨傳二曰徭役三曰河防自和好已來邊將無所事惟以酒食宴樂苞苴問遺名聲相傾惟恐不建公錢不足則取于百姓百姓不足則賈以求贏賈又不足則有傾私橐以繼之者羊豕不得擾于闌雉兔不得安于野行販者不得共其利擔負者不得寧其居此厨傳之弊也又民之大害惟在更徭有才解州後即被縣差家無兼丁自身營業故凡役事率以雇傭二年一更傭金不減十萬中人之家耗矣夫如是百姓安得不困臣獨竊歎邊陲無事逾四十年不能使公私充實備於無患而竭民之財產於不急之役及官吏口腹逸欲之費一旦倉卒蕭然無所恃惟彼河防猶為國事所不得已者欲乞朝廷選官與河北轉運使盡取

一路郡縣凡民之籍以較徭役之數益減節之所
有州郡厨傳餼贈之弊深料此事亦非官吏所願
然蓋體例相習彼此相形雖有愛民節用之心勢
不可獨異臣謂宜明為條約事為之制則雖往來
使客亦自絕過望之心至于毀譽愛憎亦當漸自
消弭然後裁損用度以充公私之備詢口名實以
觀郡縣之政三數年庶乎民之富庶必有加也

請選河北河東陝西轉運使事

切惟今邊事粗寧正是朝廷日夕留意思慮預防

之時若夫撫綏疲民均節賦役與事切近而可以
致功利者三路轉運使最當精選也如陝西河東
殘敵之餘而用某等今又除某官此遵常守故叙
遷次補而已任才濟務則未也近某官授河北衆
亦非允然有與共事猶可相兼其陝西河東各乞
特選一員代去其尤不任職者聊以下厭物論夫
有言責者事有害於理則言之可也相時俯仰依
違其議蓋懲高論之無益度朝廷之能行者而少
取其効爾

論京師軍儲事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割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宇而梁氏是因非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城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最急最重臣慶曆五年權三司使嘗取責到在京諸倉見在斛斗數人糧一千三百萬石是時每月約支三十四萬有餘石計可備二年一十一月日支遣馬料三百二十萬石是時每月約支四萬餘石計可備七年支遣今次受命再領邦計昨於三月中取責到在京諸倉見在斛斗數人

糧八百萬石每月約支四十萬石計可備一年餘
八月日支遣馬料七十萬碩每月約支四萬七千
餘碩計可備一年餘四月日支遣自慶曆及今通
十年之比計所虧耗五分之二為國遠慮竊所寒
心究所以致然者蓋自慶曆七年揀發京東西江
湖淮浙宣毅兵士充填在京諸軍至于諸色冗食
頃來益衆復自有事西邊內外支費不贍屢減東
南之采使輸緡王府或州郡災傷朝旨輒輟糧運
以救調艱急亦緣諸路轉輸積成廢慢年額虧減

上下因循闕於督舉官失其守事忘其舊致令儲
備益乏如此日侵月削更五七年京師倉廩無一
年之蓄矣夫金帛輕貨緩急易聚至于糧餽非素
為備若因之以飢饉儻別有不可預防之事一旦
闕悞豈可倉卒而致者儻有不給雖大聖智其將
何術以濟此國家安危之計也臣才慮踈淺然職
思其憂謹具所合舉行之事畫一條件如右
一
汴河年額上供斛斛六百萬碩若每年般運及數
可以年支得給而有餘自康定年後西邊用兵經

費不足每年常將上供斛斗折納見錢一碩千錢
為率或一百萬碩或五十萬碩是時王師外戍在
京軍糧月支數少減倉儲供邊余猶為有名自後
邊兵還營京師增置禁旅人數益多猶復時緣前
例折納去年以恭謝大禮亦是於江湖六路將斛
斗五十萬碩折錢五十萬緡起發上京乞特降勅
命三司今後更不得將年額上供斛斗折變見錢
一汴河上供斛斗本為京師軍儲自明道年山東
荐饑朝廷以為憂特令截撥運米入清河賑濟自
後緣此屢以上供糧斛外支諸路去年令截上供
糧米六十萬碩應副河北十五萬碩應副京東五
萬二千有餘碩自湖南起發赴昭桂州卸納然州
縣災荒理當賑救若慮害輕重則本末當有校矣
乞特降勅命今後諸路災傷不得更議截撥上供
斛斗只令三司多方擘畫就別路支移應副若極
於艱急須至輟借內帑錢帛猶愈於虧乏軍儲之
患大也 一廣濟河年額上供斛斗六十二萬碩
其實五十萬碩內十二萬碩因慶曆初京東轉運

司奏南京軍營多每歲計度軍糧支移徐單曹濟
州廣濟軍二稅應副民力勞敝遂截上供運米十
二萬碩通舊八萬碩共二十萬碩充本京軍糧却
從廣濟河認數般運填納所截粳米小麥其填數
多是雜色粟豆已為虧損倉儲而又每年三司折
變錢帛供助支費至和二年折三十一萬碩嘉祐
元年二十萬碩或有盡數折納之時只是三司承
例施行亦不曾奏候朝旨今年不曾更行折變然
亦慮本路連年不曾盡數起發斛斛以此綱運人

般或有因循闕備乞降勅命三司今後不得更將
廣濟河年額上供斛斛折變錢帛及下本路所般
年額斛斛今後湏得起發及數其綱般兵士常令
本司添填有備運路河道亦委本司相度擘畫取
令通濟一惠民河年額上供斛斛六十萬碩內
二十五萬石係淮南年額般赴咸平太康尉氏等
縣充軍糧比來發運司又於汴河上供年額內豁
除此數顯是將此斛斛兩充數省司見行根問次
其三十五萬碩合是京西管認起發近歲並不曾

趨辦般運其到京之數每年五七萬而已勘會皇
祐五年曾降朝旨令蔡河撥發司每年添般上供
斛斗數日本路辭訴部內災傷乞候豐熟應副自
後因循亦是催促不前今相度本路財賦不至豐
贍諸色支費亦多令辦年額必恐不迫乞降勅命
今後年額上供斛斗特與減十五萬碩只令般運
二十萬湏管到京數足不得更有虧闕內供御小
麥并油醋庫油麻逐時依省司拋數供納外許以
大小麥小豆黑豆穀粟充數

一黃河檢會景德

二年勅陝西轉運司每年認定馬料三十萬碩上
京所有細色斛斗如有剩數即行般運又檢會三
門白波發運司編勅黃河年額上供糧斛委陝西
轉運司並支新好斛斗赴緣河倉送納仍常預報
三門白波發運司計度人般般運若計度支移有
失即罪在轉運司般運虧額即罪發運司兼令三
門發運判官催驅般輦每至冬終具般過數目比
較申奏臣看詳景德二年正是繼遷搔擾西陲用
兵陝右困敝之際然猶漕運上供京師未嘗廢也

勘會近歲以來即不曾起發一船一運到京抑由中間天下無事財力豐贍倉廩充實不以儲蓄為切務內外因循及寶元中夏戎叛命遂不暇給頃來邊事寧息閩中累年豐熟本路財費無闕朝廷至今每年供給物帛不少其舊額馬料三十萬碩合行計度上供乞特降勅旨下陝西轉運司三門白波發運司起嘉祐二年秋一依先降勅命據年額馬料三十萬碩須管般運到京數足一在京歲支馬料豆麥約六十萬碩近年計度多拋數下

發運司起發遂以大麥黑豆麤色充數每年常及三十萬碩計兵船口食水腳為費數倍今若令陝西京西及將京畿二稅細色折納麤色歲計可以得足則汴河漕輓專令般粳米量以小麥充以年額此所謂轉江湖之穀以實太倉者也一今以軍儲大計欲倉廩充實諸河所般年額上供斛斗據見今綱船兵稍常患不足難更添數般運惟是在京坐倉收采可免漕輓之費即今京倉月支軍糧四十萬碩若坐倉收采每月以五萬碩為限猶

有寬剩可以充民糶如此每年可得六十萬碩其價例當隨時估定然通約中等價例每斛一百文用錢六十萬貫勘會透年春初內藏庫撥錢六十萬貫付三司添助支費謂之年退錢摺留此錢以充糶價可也即今據天下財賦所入中外軍國所費年支見在不至交闕昨以河北災傷又河防為患本路艱急自三司供給除軍糧斛斛外支撥見錢銀絹約八十五萬貫正兩又約度今年年支糧草計置人糧馬料二百萬碩以本路豐稔更於年

計外添糶一百萬碩准備軍儲凡此糶本價錢今已計度有備又今年見將趨院店完務課利錢六十五萬貫撥還內藏庫填納至和二年分撥過河北便糶本錢約更用來年半年課利可以撥填數足凡此錢數並係年計外非泛支費惣計二百二十萬貫有餘即日猶據見在粗無闕乏若諸路豐熟邊陲寧靜朝廷每事撙節別無橫費則年退錢一項椿充坐倉糶本添備軍糧足可那容不至闕悞一備儲廩通漕運當令河道疏通藝祖開國

首後諸河按汴渠本禹迹也春秋時已名見諸經
歷代嘗濬之隋大發民開鑿通濟渠其去古汴依
約不遠自漢至唐雖都雍洛凡諸水運咸資此渠
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每歲開理緣河人
戶各蓄開河器備名品甚多未嘗有堙壅也天聖
初有張君平者陳利見始罷春夫繼以淺妄小人
苟規賞利撙減後費以為勞績致茲淤塞有妨通
漕至于惠民廣濟二河皆所以致四方之貨食以
會京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近年以來悉皆填壅
蓋圖長利者不恤於小費期永逸者無憚於一勞
伏乞朝廷訪問差擇稍知水利精力幹事不以文
武官三兩員經度計置開通諸河各據地分所歷
州縣夫令盡工料䟽理其木岸埧閘堰埭材用合
繕脩處先為計備嚴為責罰必令經久去年京畿
大水壞官私廬舍自去秋至今春半年之中所脩
諸軍營房十餘萬間夫以國家物力豈有不可成
之事但事敗於因循而成於果決至于其所不獲
已亦必成而已又諸脩造無名不急之處土木之

工無時暫輟所費不可勝計此諸河道皆是祖宗
留心之地國家大計所資忽而不圖是亦有司之
過矣 一裏河折中倉本是在京便采以添助軍
儲隨時立法旋行拋數然與邊采輕重有妨以此
便入不能及數近慶曆年中令在京入中諸色斛
斛二百萬碩用三說法三十貫支見錢三十五貫
支向南州軍末鹽三十五貫支香藥茶交引當時
為河北緣邊入便亦用三說文抄以此只入到十
五萬餘石事體不便遂罷今在庫香藥闕少又江
湖末鹽自是見錢之法邦計所賴諸山場茶貨已
充河北糧草支用若更將折中行使必亦利害相
攻故不若坐倉收采事簡而利博也 一京東淮
南土壤寬廣財穀足贍可容三五萬人駐泊就糧
若遣京師禁軍就糧淮南河北兵士就糧京東可
以省倉儲留邊穀因其外屯亦可揀退疲冗一
積粟太倉本以強兵而惰游冗食之人坐為糜耗
使儲廩日以虛竭玩而弗恤斯為深敵勘會在京
及畿縣諸營剩負僅及三萬人至于京城六軍兵

士其間老病不堪作役者至多諸司庫務疲癯游
冗不可勝計是皆衣食于帑廩年蠹生民之膏澤
者也夫山海之高深不讓涓塵之益億萬之數積
於一二故事聚蓄者必累細微以成廣大凡此在
京六軍及京城府界剝負諸司庫務諸老病之人
欲乞朝廷詳酌指揮漸次揀選放停免令虛耗倉
庫一府界稅賦准皇祐五年赦勅應開封府諸
縣兩稅太重特於元額上減落三分永為定式今
勘會除依赦勅減三分外即今夏秋二稅斛斗四
十萬有餘碩三十四萬有餘貫細絹十萬有餘疋
向繇賦重百姓輸送不迨故因災傷多是體量減
放務從寬恤朝廷以此明降赦令例行優除姦游
之民尚循故態年穀順成亦復披訴官吏自圖省
便未嘗按下檢覆但據保甲槩為約兒苟容僥倖
習以為常今後畿縣災傷差官分檢令並依農田
勅式樣施行除放蓋租稅之制有國者所以取於
民至公之道爾若是歲之凶穰如法而弛斂事舉
其中理合於正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者

也 一轉漕之職在發運使屬之官責當久其任
請精選才幹之歷曾歷三司判官合入第二任轉
運使資序人權充假及三年職事辦集即與正除
又及三年事務修舉與就除三司副使領職又及
三年與除近職或兩省官其有器略足用者更自
朝廷獎擢委任其兩省嘗令先後除代此則為官
擇人之體也 一糧綱到京交納少欠每歲不下
六千萬碩其逐綱券曆兵稍糧食承例在路並權
閣不請及到倉卸納據逐船少數將在券閣留糧

斛充償所欠謂之折會據兵稍口食合是緣路支
請輒行積留却將太倉合納軍儲消折此皆起於
近歲因循故例理合令發運司依數抱認每年候
上供任運具折會都數下本司次第理納補填此
小事已從三司指揮行下亦合以聞右臣所條畫
事節乞自朝廷詳議施行儻相繼持守不遽隳改
則庶乎三年可以餘一年之儲十年可以致三年
之積通三十年而有九年之蓄可謂盛王之大業
也前史有言堯之水湯之旱而無危亡之慮以其

儲蓄有備爾堯湯之聖不能以無備而待天災天
災流行亦無如人之有備也唐劉晏論漕運之事
去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四方
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是謂安
社稷之奇策也夫立人之道建國之本在乎衣食
而也矣惟陛下深留聖慮焉臣等謹言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終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論事

論國計事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
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
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謂賞
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
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
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

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

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計會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二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

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
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
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足慶曆中乃至三百萬足
自爾時及今及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
寬減也如此後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
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
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乏
餉畿甸百姓至接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
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已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
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
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去救
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
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抄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
千萬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
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
萬足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
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
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

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
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
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
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
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
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
賦歛必降勅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
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
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
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
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
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
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
以制度不傷則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為制
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故齷齪細文避猜嫌顧
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

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
惟陛下留神省察

請裁減賜賚事

天下不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自仁宗升遐及今
未滿四年大禍仍臻内外公私財費不贍再頒優
賞府藏虛散臣深惟方今至急莫先財用財用者
生民之命為國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實難財用不
足生民無以為命國非其國矣祖宗平天下收歛
其金帛納之內帑諸庫其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

自康定慶曆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費百年之積
謂存空簿竊見赦書其諸軍將校賞給已行支散
外至於文武百官既已遷官加恩德澤已厚其諸
賜賚若更循嘉祐近例切慮國家財力不堪供給
伏乞檢會真宗上僊遺賜仁宗即位頒賚舊事施
行乃是先朝體則非由今日裁損所是山陵制度
遺詔戒從省約切聞永昭陵修奉之時有司不能
恭遵先志張皇勞擾虛費不貲供索煩多半成棄
物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凡係科率所及路分當

職官吏各據的確名數明立期會務在愛惜官私
物力今日月猶賒足以辦集至于諸色用度非所
急者不以小畜為無益而弗為不以小費為無傷
而不節深慮經遠之計以底蒸民之生方今之切
務莫先于此矣臣等被遇先朝叨處近列身同國
之休戚目覩民之利病不敢循默少裨涓塵

論時政要務 英宗

陛下受天明命纂隆大統勵精圖治志在緝熙祖
宗之休烈虛懷訪建思聞嘉言自輔臣近職沃心

納說蓋日有以啓迪天聰者矣臣以簿陋久叅侍
從昨因外徙暫留朝著居無職事不敢請對旒宸
今被命守藩奉辭就路敢不少効狂斐微補大猷
臣聞治國者知為政之所先則能成天下之務知
當世之所急則能通天下之變方今政之所先莫
先於簡人材時之所急莫急於足貨食簡人材當
精察其誠偽足貨食在屏斥其游冗推是而言觸
類而長之提綱而衆目張矣臣請略舉其槩堯舜
禹臯陶益稷古今所謂聖君賢臣也書稱堯曰克

明俊德平章百姓以協和萬邦言帝堯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平和章明百官之政故得天下又安至于舜禹皋陶益稷相與謨治道之要吁嗟相戒率以知人為本且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夫帝堯猶以知人為難可諒人之難知也若夫天下之廣萬機之煩故非一人之聰明精慮所能周舉亦在操其要而已矣今自二府輔臣侍從近列至于左右前後之人其材用淑慝不可不知也知其材用淑慝則陛下之腹心有所付然後庶務可以舉矣以陛下之明而察其言行考其能効叅之群論亦可以得其粗矣若復要其操守觀其履久而益審則盡其精者矣此所謂簡人材之大略也方今中外庶務積習頽弛兵籍猥多而不精練吏員猥多而智効一官者少至于宮省之事體宗室之禮分制度不立苟為因循國計不贍民生日墮此所謂斥游冗之大略也或曰持盈守成之道當循舊章茲所謂淺近之常談不知時務者也今日之政其敝豈可不救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况當陛下

始初健粹天下想望朝廷風采傾耳以聽惟新之
令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發
而中節斯謂之中事舉其中無過可矣若曰恬而
無以為也何異大厦有風雨之患而不知葺病者
有膚腠之爽而不知療良匠善醫豈應若是臣今
所言所謂舉其槩者譬之文章為發題爾陛下以
臣言稍合於理試舉此題以詢諸可顧問者必有
能推廣利害詳為條對又以見臣下之器識庶於
海嶽薄增塵露

論治道大體

今上

陛下即昨以來顧謨天之明命慮而後言議而後
動欲以身先而率天下以正可謂盛德矣然始初
清明中外觀聽朝廷風體顧當先其大者遠者若
夫厚風俗美教化修典刑正紀律以通天下之志
以成天下之務此今之所當先者也而近日政令
未見有可以慰天下之心者而但聞利害相傾愛
惡相攻議論紛紜斥免繼踵臣恐四方有以窺時
政者矣國家設官分職置臺諫官臺官以糾邪惡

繩愆違肅朝倫諫官以拾遺補闕規君過歷代具
員各揚其職仁宗虛懷盡不容納無擇先帝英明
健粹令出惟行陛下祇適成憲以端治本王道正
直在執厥中所言是耶事固當無大而必從所言
非也事亦當無小而必察取其至當何所依違天
無私覆日月無私照帝王之心如是而已矣又方
今朝廷之大弊政事所以因循人情所以不盡止
為避煩言恤形迹事小嫵廢大體名曰公道其實
狗私名曰慎重其實苟且以此為適治之路是猶

此轅而之楚也伏願陛下廓大明恢遠度有以率
勵群下革此敝風俾協恭和衷共成雅俗如此則
君體以尊人論以穆紀律可得而正風俗庶幾乎
厚陛下以此圖於執政推是而廣之觸類而長之
治路由此而適顧為近爾

論消復災異

治平三年

臣自到闕伏見陛下以垂象之變避正殿減膳降
服恤刑罷宴徹聲樂弛力投所以修省答天戒者
甚至竊聞退就宮閣尤為憂勞至以聖躬為民祈

請臣深惟陛下以上聖之資自在藩邸其稽古好德令聞夙著於四方繼天纂統越今年始初清明屬精求治然未聞有以修明紀律震耀威靈以究安危治亂根本之議也前史推彗星之占率以為除舊布新之象中外之因循久矣官失其守事忘其舊綱目頽紊憲章隳施天其或者儻將以是為告先賢以為政譬之鼓琴瑟不調甚者必當解而更張之竊觀朝政殊未遑及此晉書紀何曾傳曾侍武帝退而告其子曰吾每對見未嘗聞經國

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後天下亂危果如其言今夫萬機庶政屬在兩府願陛下以燕暇之時就清閑之處延召執政之臣從容賜坐垂意訪建各使悉心陳治道之要以陛下之明而叅擇其言舉其可施行者以興敝舉廢揀時急務匪惟修人事抑以承天意又比來災眚間作率由陰沴夫陰也者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庶民之象也陛下惟是而求之則天意可見而消復之道得矣惟陛下留神幸

察

請郊祀用新樂事

臣前承宣召崇政殿觀新樂近又聞聖旨以來來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詳定伏以後周樂律本王朴竇儼之所考正朴既人傑儼亦通儒制作所傳必貫精義按朴疏云自秦而下旋宮聲廢自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太宗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

見於時唐末之亂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梁及後唐晉漢缺壞尤甚至于十二罇鍾不復通其聲律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具儀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世宗臨視鍾虛患雅聲淪替乃命竇儼考詳八音粗加和會以朴道於律曆宣示古今樂錄令加討論朴遂依周法以柷忝定尺作律準十三絃分尺寸設柱以準十二管之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

均旋宮之聲久絕由朴而復出遂命太常按習國
初因之後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
因詔和峴審詳其理峴言王朴黍尺較西京銅望
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
古法創新尺并黃鍾九寸管令工人品校其聲果
下於王朴所定管一律遂重造十二管取聲自此
雅音和暢景德中御史上言太常樂器多損音律
不調先皇命李宗諤考較課習既而親臨閱之亦
先以律準定鍾石自是樂府竊有制度陛下自景
祐已來講求樂事于時李照輩各率所見議論不
經製作乖方尋亦廢罷聖心深惟治本以禮樂為
大事故孜孜訪建必欲盡其精要考音制器蓋已
詳備矣在周王朴雖造律準略定八音爾時世宗
方經略四方用干戈征伐日不暇給蓋但編次舊
器考擊粗諧會而已藝祖詔和峴重定律尺亦未
嘗有所改造也今陛下既合衆議新作金石試之
廣廷聲律又協此乃藝祖之遺意先皇之遠懷夫
又何疑成而不用夫樂本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既

和而反感於人心者也先王以是交人神變風俗
其用大矣然歷代之審音者常鮮其人又音聲之
妙非淺學所及應於耳而通於心然後能達其精
微之致儒生學者按文泥古跼於形器制度之間
而不自知律呂本於自然之道音官藝人記其搏
拊節奏之序而不能知教化之原臣往年嘗蒙宣
示樂府要略竊以蒙昧妄為注解即知聖心之於
樂律通達本於天縱也外廷諸臣不足以仰望清
光預制作之議今郊祀日近乞令太常勒工人按
肄新器使益精習用之禮天地薦祖宗以伸陛下
之孝誠則積年之勤亦不虛設無煩遇事謙損以
稽盛節

論君前臣名事

臣聞君尊臣卑人倫大義所以立朝廷之體定上
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故君前臣名者自上古陛下
詔膺寶命光宅萬邦降意虛懷優遇群下小大之
臣進對率稱其官此乃等夷相推民吏奉上之言
非所以正尊極而隆堂陛明王制而崇主威也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以至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真宗嗣位之始厚待先朝宰臣呂端李沆初不呼名二臣上表固辭尋如常禮陛下歷數在躬及茲四年君臣之際尊卑之分別嫌明微在乎言動願陛下惣攬權綱威恩並用呼官遇禮乞從寢削曰公曰知足正名分長轡遠馭使無遺力則百職並修庶務以濟此遠者大者之體也

論宗室賜名事

臣昨受勅修宗正寺玉牒臣先於慶曆年中嘗領此職近閱屬籍文簿仍是慶曆七年八月臣所修進及今二十年不曾復行編纂慶曆七年所進屬籍皇族已賜名授官除前著籍外其新立籍五百八十八員其未賜名授官者猶有二百五人共一千八十有餘員上通聖祖及廟諱并已前薨卒落籍者凡一名即同音諸字皆為相犯又諸文字如日月水火等不可為名者甚多以此近年所賜宗室名不成文理無復義訓竊慮接續更賜名授官

者下本司撰名益更鄙俗稱呼不便謹按禮經上
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
以食序以昭穆人道竭矣故四世而總服之窮也
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盡無屬名矣按屬籍
所連名太祖皇帝之後曰德曰惟曰從曰守曰世
曰令曰子太宗皇帝之後曰元曰允曰宗曰仲曰
士曰不秦悼王之後曰德曰承曰克曰叔曰之曰
公則世數可推也國家鼎祚無疆宗支蕃衍但據
即今人數已為無字可名欲乞下有司檢會諸屬
絕無服之親今後賜名其同音異字並許撰進合
係連名者亦乞朝廷詳定指揮

論王府官屬事

竊惟潁王地居嫡長春秋鼎盛方當稽古向學修
誠進德若其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所以朝夕納誨
咨告法度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一有元良萬國以
正社稷之本也今慎簡宮僚進用時俊歲年之間
即復遷易於此假途以陞要近乃令縉紳之列指
為仕宦捷徑非所以資王之重也願留聖慮申諭

執政王府記室顧當兼用詞翰之選至于翊善保
傳之業也宜於兩省以上推擇老成舊望行安而
節和者得以久處其職俾典領宮中之政至于侍
御僕從便僻側媚以非正之事云為者察而聞于
王小者懲戒大者上聞而斥之無有憚人得在王
門以著王之令聞茲國家無疆之休惟陛下留神
幸察

請慎用兩制資序事

伏以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為誥令由此召入
禁林充學士非才譽允洽何以當其選比來朝廷
率以體例次補日近誥命或有鄙淺傳為口實前
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扎之辭折衝千里之外
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勸背逆凶醜或以革心夷狄
異類或以向化故知文辭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
王澤也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處辭禁有自
兩禁黜為管庫者蓋惟才而是用豈為人而擇官
其修起居注史館修撰即次除知制誥之資序也
今朝士不修庶恥至冒憲章法座之前輒自干請

竊謂若此除授直詳加推擇必其人流才地辭學
器識他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後擢處其職文物
盛於本朝光華照於天下使名器以重堂陛以隆

論進用臺諫官事體

伏見天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勅云所置臺諫官
三年內不得差出仍不兼領職務候及三年或屢
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若職業蔑
聞言事無取移授散秩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
諫官甚異先朝本意蓋臺諫官之設所以切摩理

體助為聰明非使其生事招權為仕宦捷徑也粵
自近年增置員數而又進擢殊速聽用過當頗開
朋黨險危善良鼓動風波淪胥以敗比雖易輟尚
存遺俗不有丕變曷扶國體乞今後應臺諫官宜
如天禧詔勅俾之久於其職以觀其効儻於政令
無所發明雖有奏論不適理道稍明黜陟用勵公
忠庶明治方以風化下

請致仕官免舉官連坐事

伏見法寺奏斷命官使臣贓罪案後收整舉主其

間或有已致仕官等例皆行勸依法同坐夫保任之制同坐之文所以懲謬舉然知人之明聖賢所難今夫任人於朝而終身共其累既已重矣其在仕途猶可以布耳目聽察其人之所為變節者得以自聞其致仕官已去仕籍所任之官聲迹不接有才勞則賞典不及罹罪辟則坐累如初彼縉紳大夫之能保名節引年謝事朝廷宜有以優禮之若之何猶使刀筆之吏以非其身之過從而責之臣恐有傷於風教也伏乞聖慈溥加矜察今後官吏犯贓罪舉主有已致仕者更免收豎同坐

請刪定勅令

竊見天聖中刪定編勅於今累年比來鄙庸之人意慮淺近不識大體妄陳利害朝廷輕聽往往行下自邊事之後未議蜂起條令錯出舊章散亂郡縣承用益駁姦吏因緣出入為敝導民媮薄動開爭端亂獄滋豐民用怨若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簡易以信之謂也方今之政所謂文敝其民利而巧蕩而弗靜勝而無耻為救之道在簡而信臣

愚謂宜刊定法令以明示民選命近臣違政體通
時務者三兩負慎舉京朝官之明曉法意練習民
事者五七員類聚天聖編勅後條令其毛細苛冗
者蠲除之違異重複者考正之必事理精審條目
簡便有輔於政者存為著令夫子曰古之知法者
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夫然後官
知守法吏息舞文民有措其手足茲當今之切務
也

請減刺配刑名

按歷代刑法之制蓋自漢文除肉刑而用箠令于
後漢革世有增損大體箠杖徒流大辟為法五等
至隋高穎以經世之才議定科律箠以一十至五
十杖以六十至一百徒以一年至三年流以一千
至二千里大辟以絞斬蠲損前代鞭刑梟首輾裂
之法輕重之準識者以為盡天下之平唐室遵用
惟加流刑以二千里至三千里然而箠杖皆用竹
其徒流者不加杖若加杖者即免役諸犯徒應居
作者在京送將作監婦人送少府監縫作在外者

供當處官役婦人配春犯流應配者三年供役一
年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若家無兼丁與工
樂雜戶大常音聲人及習天文并給使散使者方
加杖免役還依本也皇朝建隆四年太祖皇帝神
智英武自立一王之法始建折杖之制一百折二
十以次為差杖制用木而大於箠各有重輕之令
犯徒者加杖免役犯流者加杖配役其情罪尤重
者更為加杖刺配之法建今百年雖累聖以慈恕
御天下欽恤慘怛留神刑典而科禁條章其實煩

密四朝編勅自建隆開寶興國淳化咸平祥符天
聖慶曆八經詳定門目濶廣其刺配之條比前代
絕重前代加役流既不加杖又役滿即放或會赦
即免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
終身其配遠惡州軍者無復地里之限祖宗之世
比條尚稀臣嘗檢會祥符編勅刺配之罪四十六
條天聖編勅五十四條今慶曆編勅九十九條諸
條禁奏取旨又七十一條比之天聖蓋已增倍其
間亦有一條該刑名數節詳而究之比祥符勅幾

三倍矣錮械係累扶老携幼道路相望不得至配所而死溝壑者蓋不可勝計州郡積多徃徃奏乞住配臣恐更歷年載遠方小郡流配益重漸成淵藪其強猾不逞念已隔絕鄉里親戚不復更自顧藉屬階患萌亦嘗起於所忽也故臣前曾上言乞差官據慶曆編勅及續降勅諸刺配條重行詳定議從減除其情理蠹害顯為人患不可存之鄉閭者須用此法諸緣茶鹽酒麴銅礬冒禁以規財利之類約見行刑名輕重別立居役之法合配遠惡

州軍者令實役七年配二千里外者六年千里外者五年配隣州者三年並供當處官役不用赦降原免人情安土且開自新之路減遞送之勞息流離之苦州郡役事亦足資助譬招募本城役兵頗省衣糧之給又以少清刑本上洽和氣消遠方之釁兆廣仁政之大體其於治道實繫慘舒

請節錄唐書紀傳進御

荀子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

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當今之世而君必談堯舜臣必稱禹稷是迂儒拘生之論非適時濟用者也伏以唐氏有天下三百年其間治亂得失詳矣朝廷立國之紀典刑制度因於唐者也故觀今之政唐氏最近臣以不敏忝職諫司思有以薦乙夜之親程廣觀文之典學欲乞今後節略唐書紀傳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治道者間錄一兩條上進伏乞萬機之暇特賜開覽善者可以為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茲亦賈誼晁錯惜秦

以喻漢事之意也

論同天節錫宴

誕辰紀節自唐明皇天下承平務為盛事宰臣張說請以誕日為千秋節相沿至今為大慶會州郡宴設廣作勞費煩擾百姓故事甚多搜求庖味兼諸水陸是日四方暴殄天物不可勝計唐正觀中太宗常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以生日喜樂在朕之情翻成感思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辰更為喜樂之事也今大行梓宮在

殞將來同天節願陛下特降御劄天下州郡錫宴
只用酒菓素膳誠為得禮以此仁心儉德足以昭
奉先之孝廣及物之慈著之于令貽憲後王茲盛
德之舉也

論更變舊制事

熙寧三年正月

臣蒙恩朝對今已奉辭竊惟孤陋之質尚偶聖神
之會上膺眷遇有異等倫今承特召而來安敢緘
默而去輒獻愚忠上禱天聽臣聞人心惟危患生
所忽動危甚易安之實難禁衛六軍邊防三路撫

御之法善制具存民心戎事國之大本動靜之機
安危所繫若民心危搃戎事興動榮慮一失綏輯
非易祖宗謨烈家國大計甚所慎重惟此二者不
同小事隨宜改易縱有利害容得更張民猶水也
可以載舟亦以覆舟兵猶火也可以焚物亦以自
焚焚溺之害當在吉之先見造形而悞已是後時
害成乃悔何嗟及矣夫人臣之分出處是常家國
大業天下重器譬之輜重豈可輕離願陛下思所
以置器於安審所以藏身之固廣聰聽於符同之

外採公議於得失之前深察軍民之情厚為社稷之慮使人安其業上下無怨溥天之下欣戴盛德高拱巖廊之上保此泰山之安朝廷尊而國體平順氣應而嘉生遂不亦休哉臣疎外狂瞽不識忌諱以此愚言上荅恩眷退就誅殛實所甘心

論水害修隄防事

竊惟水之為利害大矣夫欲捍水患全地利非惟開通溝洫亦當修築隄防今諸州縣有古之障水基迹往往存者循而視之蓋古人之勤民其用意

周矣頃來因積水言功利者乃欲決舊障以通壅塞不慮為害更廣乞下有司凡議水事檢行通塞利害者必令兼度地形因高卑之勢可成堤障之處為之增修導水就下則中平之田得以稼穡租稅入官是為公私之利其舊堤障令州縣常為補築頽缺無令民得擅隳鑿斯亦於水之利害一端也

論京東飢饉請行賑救事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惟其有備恃以無怨近者旱

蝗上貽憂軫京東聞已雨足然二麥不收比至秋成尚隔明月此路民尤暴悍輕為寇劫不加賑恤必擾鄉閭明道年中京東飢本路公私無蓄積朝廷憂之乃沂淮濟以至轉海運糧斛水道艱阻比至多後時無以救荒應卒伏見京東每歲上供斛斗六十萬碩其斛斗多在淄齊州界旋撥綱舡輦運上京臣昨在徐鄆間見緣河諸倉頗有貯積見今五文河網運不絕乞速令且任裝發其已裝發在路者自曹濟廣濟軍隨處卸納留充賑濟一二百里內州縣人戶並可各隨便近赴倉支給也以至河北東路州縣饑民亦可救調得及陝西亦有上供小麥三十萬碩可以截留應接本路今京城出糶倉糧價甚賤且留兩路一歲上供之數乃是以有餘補不足也見差安撫使將辭行茲亦少副臨遣恩旨

許州潁州舉人父老僧道詣闕進奉以皇帝自中武軍節度潁王即位乞恩澤事令兩制定歸一處

臣等伏詳國朝之制太宗皇帝自開封尹晉王即位真宗皇帝自開封尹壽王冊為皇太子即位仁宗皇帝自建康節度江寧尹昇王冊為皇太子即位累朝即無推恩舊領封鎮故事大行皇帝自齊州防禦使即位本州舉人父老僧道詣闕進奉故有推恩近例今皇帝以忠武軍節度潁王已降制冊為皇太子即位事與先朝有異今據兩州所援恩例事出僥倖皆是妄作干請兼別無典故稽考乞各勒還本貫

論除兵官事

昨因登對伏承顧問選補軍職舊事臣竊觀國朝故事所除軍職或以邊功或以勞舊或以肺附據其資任視其理歷有即直除馬步軍副指揮使都虞候者不必自四廂稍遷其例甚多近日所補軍職人材器略多無素望至于累勞亦無顯効短中取長苟備員而已又遞遷迅速曾微事功如郭逵自諸司使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不五年已遷殿前都虞候舊事儻未有人且虛其員之兼權

以待勞能未爲妨闕臣伏見濟州防禦使向傳範
資性謹重和而有守典藩有政常居課最沂州防
禦使劉永年綽有武幹理戎嚴整數守邊郡頗著
風績此皆闕閱舊門地連戚屬右職之中可以寄
任閤門使嘉州團練使劉几自康定慶曆初吳賊
初叛命即在西路久効驅馳從征嶺南備更任使
其人理歷出郭遠之右遠甚此皆可以屬之禁衛
者也伏望陛下更加察訪以備委用

論補軍職

昨差出許懷德後馬步軍皆闕都帥遂自環慶路
抽回殿前都虞候王元令權勾當步軍司公事其
王元又已年老衰病至于惣司軍政亦恐精力不
逮切以殿前馬步軍逐司公事不少非惟統率宿
衛務要衆整亦須諳熟軍制稍通吏用太宗朝侍
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
使軍伍素相服習邊藩緩急亦得選用先朝時馬
步軍當闕帥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頗知軍中舊事
上言及此先帝甚然之今內則禁兵寤驕極須彈

壓外則邊患不測常資防備昭亮王元恐未任專
幹心齎除郭承拓好進多事累被彈奏不堪入典
禁軍外乞於以次管軍將校中擇取一兩人赴闕
分物禁衛佐佑扈翼於體爲便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論事

奏陳執中碑文

臣奉勅撰故相陳執中神道碑銘今已繕寫上進
執中器資毅重有大臣風節陛下察舉再登元宰
直清公正始終不逾薨謝之日恩禮隆至昨者有
司定謚甚駭天下聽聞臣聞古為謚法節以一惠
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責人之備於義已
甚若又揜其所長而專揚其短則是朝廷之內士

無行義之全君臣之際恩無始終之篤春秋傳曰
太平之君子樂道人之善夫禮讓之隆人相稱善
此太平之風教化之美也昔魯哀公問孔子近世
人君孰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
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以為賢何也孔
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蓋聖
人之是非如此斯可謂不成人之惡者矣臣竊惟
陛下勵精燭理以凝化朝廷推公存恕以求治執
中在相位無交黨侃然正色匪躬之故干進好名
者忌之當議論之際憎愛擢沓比而不周加之以
惡名古志有之下凌則上替者積衰之漸不可長
也臣今所論著執中事然皆實錄乞更付中書省
詳有所未安不妨改定免致降付本家刊立之後
復招毀詆重貽執中之累亦以上全陛下君臣之
分下成國家風俗之和

奏請修南京內殿門闕事

臣早年嘗預史官竊見國書載真宗皇帝大中祥
符七年車駕幸毫回次應天府制曰辰火名區梁

臺舊址洪惟藝祖歷試是邦同幽土之始基應春
陵之王氣稽唐氏晉陽之制肇建新都追魏文譙
邑之遊爰申美澤可升應天府為南京正殿以歸
德為名是日御重熙頒慶樓即府署正門也觀酺
慰賜父老別修聖祖殿號曰鴻慶宮奉安太祖太
宗聖像因以衙城為大內尋降圖本修建宮殿門
闕及諸名號皆已頒下天禧三年知府王魯奏南
京內庭並未修建檢到元降圖子內有未銷修蓋
位次相度減省下舍屋別具圖進呈時以旱蝗准
朝旨候豐熟日奏取指揮自後守臣又不檢舉景
祐四年知府夏竦五年知府韓億又相次奏乞先
修大內正門并內前正街祥輝門崇禮門並改作
三門時以陝西軍興復准朝旨候豐熟日奏取指
揮自後守臣至今不曾檢會申奏臣近知本府以
祥輝崇禮門頽敝已甚奏乞重修蒙朝旨聽許即
令修蓋相次了畢其重熙頒慶門見是兩門未改
列郡之制樓觀卑陋仍復傾摧內城中惟有真宗
皇帝御詩碑亭兩座外更無片瓦盡是榛蕪自先

朝降制營都逮今四十餘年迄未興工陛下純孝格天丕承先制祖宗巡幸之地莫不存飾風迹以光遺烈矧興王舊壤大業所基久爾因循事屬廢闕欲乞朝廷檢會先朝所降指揮及王曾等擘畫事節持令指揮改修重熙頌慶正門依北京內門營造并創建歸德一殿及殿門四面行廊約不過百餘間即正殿規摹粗為完備比北京制度殊為儉省仍令三司就在京事材場事造材木地架了因回脚空船逐旋般載付本府差八作司人匠蓋造其餘合用椽箔磚瓦等物並令南京預支係省錢依實直市價收買應副量留本處廂軍三二百人充役如此則一不撓於民力復何繫於豐凶庶以尊藝祖受命之邦而奉真皇宗建之意比諸宮觀塔廟不急之役所全國體重矣

論諸恩例除省府官事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財者帝王所以御世保民蒸人所以宅生託命理道之最急者也故朝廷用三司使至于副介僚屬非士之選不處焉夫尊主

其要早治其目故其僚屬尤須擇人况聚師邊陲
調用寔廣凡百事役倚財用而濟視如平日因循
積弊貨力殫屈事豈勝言今三部判官及諸子司
由門閥恩澤而進其居太半大臣去位或老而致
事輒陳乞子弟入省府以為例國之大計將以成
天下之務者柰何以充恩澤之求也且父以老退
子宜朝夕省侍解官就養於禮為宜因規寵榮又
求要劇豈就養之意乎且大臣之家祿賜素厚若
曰欲以祿養尤傷廉義凡諸門閥之士惟處京都
為便既入省府即以為家寒素之人別無進望容
身待闕俄復外除故三司者貴游處之即為家寒
素處之即為傳舍而又諸清要官以為揚歷養資
之地功利不舉職此之由且三司判官出為轉運
使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
王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采朝廷
倚辦乎外務提衆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是又
可以資恩澤之求者乎至如開封府推判官贊理
神州四方表則與三司相出入者也伏望明降勅

旨諸陳乞恩澤者不得除省府官其已有陳乞恩命未行者伏望停寢務擇材能叅用寒俊亦為官擇人之節也

請議吏負事

臣向在翰林充學士見本院天聖中具負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今五十餘員近領御史中丞見本臺天聖中京朝官班簿不及二千員今二千七百餘員先領三班院見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員今六千餘員先判吏部流內銓亦曾取責在銓選人約計萬員以上以此審官三班流內銓並逆用一年半闕京朝官使臣選人罷任候差遣待闕比却到官或至三四年者自餘武班內臣料其數比舊必更倍多而又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有一煩重之地輒便差除不行須旋擢人以充任使今邊陲之事稍寬交急而恩賞之典宜立中制若循前弊習而為常恐更數年轉成官濫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所用兵興已來權宜條例悉從裁約已還舊規治其本源用經遠體

請裁減資任恩例

臣竊聞近有恩旨將來聖節自大卿監已上陳乞恩澤並令依舊者慶曆四年范仲淹奏定臣僚任子弟之制其間難行如國子監尚書省鑠試等事並已衝改只是恩例見行今自知雜御史以上何勤於國歲任京官一員祖宗之時未有此事近歲積累僥倖為此弊法仲淹新請略從裁損考之理道已是過宜臣近曾具天聖景祐中及見今文武官負數進呈據今京官比景祐中已多七百餘員經久之圖何以處置其臣僚恩例乞且依新制為便若朝廷議論惟是之從又不可以人廢言也

請止中使傳宣諸司

竊聞近日中使傳宣諸司頗為煩數其至三司日或數次臣聞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洪範五事言曰從從作乂故王者之言是謂號令令出惟行不行則權綱虧矣今夫層層冗微之事皆賤者之所親責在收司各有程式發輸督促動煩宣下所司既被受其有不可奉行者又須稟復或却寢罷下

成廢命上為損威習以為常恬弗知恠欲乞今後
除有指揮中書樞密院事特降中使外自餘細務
合下三司提舉司開封府等處者只乞傳宣中書
樞密院劄下逐處有司或敢違慢自應合行勘責
即事干急速不容留滯即乞宣付入內內侍省相
度事體緩急湏即施行者具錄宣旨報下所司所
莫出納有章上下得體

請立醫官定員

臣按官品令尚藥奉御四員國朝故事翰林醫官
院雖無定員然至奉御者率不過三數員而已今
點勘本臺班簿醫官使副八員直醫官院七員尚
藥奉御十二員合二十七員自餘醫官醫學祇候
輩故不勝其冗且濫也按今奉御正五品下以其
供奉至尊故得列於殿中省備六尚之職其雜科
非供奉者不應名為奉御今自宮省嬪御至于宗
室戚里內外臣僚奏薦醫官干求恩澤緣是而受
奉御者不亦亂上下等威之分哉朝廷諸司百職
率有常負惟此太醫制度未立其醫官院奉御以

上至使副伏乞立定負數及遷授體例今後除供
奉至尊或出特旨遷賞外自餘並宜累勞候闕轉
補免令倖濫汨紊朝章

論揚崇勳除致仕官

舍人院繳納詞頭

今月十四日本院當制中書送下詞頭一道左衛
上將軍致仕揚崇勳授太子太保致仕前年契丹
集兵幽州朝廷授崇勳使相判真定府惣三路兵
柄屬以邊防大事而崇勳縱其子宗誨干預州政
多納豪人金為減免科率均之下戶賊虐無告擅

貸有罪及事發制捕按推崇勳匿其子不遣就吏
郡縣迹逐既獲輒率奴卒篡取更陳章奏翻覆誣
罔侮慢朝章無復顧憚天恩含貸止奪使相罷兵
柄以上將軍就第于時物議無不憤嫉今雖經霈
宥而致仕官非赦文所該猶無愧悔而更自陳典
東宮一品非崇勳所宜處臣前在諫院備聞真定
事嘗曾論列今又適當書命兼職領門下封駁其
詞頭難以為辭謹封還中書乞別商量取旨

論許懷德遷除

伏聞許懷德近除兩使留後言事官上章論奏者
相繼其留後之命誠出非次緣許懷德自在邊城
為將領素乏勞効比諸儕輩尤無材譽去歲自防
禦使改觀察使自殿前都虞候遷馬軍副都指揮
使今者妄援體例僥倖陳乞隳紊軍制干撓朝章
又聞李昭亮詣兩府叙陳頗駭物聽帥臣失和事
體非便規萌杜漸益有所處仍知續有傳宣應三
路邊臣功重賞輕者令開坐聞奏自有事于西鄙
覆軍殺將者數矣朝廷未嘗行法正刑一切容貸
姑息而已其論功行賞有濫無遺由此觀之蓋邊
臣功輕而賞重者則有之功重而賞輕者莫之有
也此命一下人人延首以待賞徧賞則無名徧賞
則徒召怨而衆不服此乃因一懷德之濫遷更推
而及於衆也若朝廷修明紀律振舉憲章其許懷
德伏乞奪軍職處之環衛或除一郡則內外不戒
自肅而軍政立矣即朝廷以成命新行疑於追奪
則其續傳宣命乞寢不行猶庶幾防遏其泛濫也

監察御史裏行孫抗落裏行授太常博士知復州
本官昨因奉使湖廣安撫奏請翻覆處事輕疎有
章自劾故除是命切以荆南蠻寇搔擾郡縣殺害
吏民為患七年未能平殄朝廷既移罷劉沅揚政
等欲新恩信以揚威靈故遣憲官寵綏遠俗且御
史出使四方觀風為國重輕為人利害若其辱命
理應深責按抗去年二月自太常博士通判耀州
換監裏行到臺供職未及一年以奉使不稱却授
本官知州於抗何損賞罰如此恐難勵下乞與責
授一小處監臨庶激後人臨事知勉

論王告除大理

伏見勅差都官員外郎王告權大理少卿事切以
大理寺評天下刑獄宜得寬平之吏以當其職王
告為吏之迹專以苛深為能前任德州發官吏微
過劾奏無虛月真天資刻薄人也國家自祖宗已
來審慎用刑至陛下臨御哀矜庶獄急深故之罪
寬縱出之罰天下懷皇家之仁最深厚者實以用
法平恕未嘗濫一無辜近日所用法吏推擇稍易

而舞文者頗出矣今又用告為大理必恐議刑文
害損累朝積德使四方化其慘急為上歛怨傷時
善政伏乞聖慈特停此命別擇循良吏以為理官
誠天下之福也

論劉渙移郡

臣聞滄州劉渙近因改斷軍人事為轉運司劾奏
已改知密州切以滄州河北重地劉渙周行常材
器識驕輕志慮浮近方面之寄物論所簿今茲邊
壘當精推擇渙雖謹廉自守克保無咎量材撥用

猶須遷置移守高密於體為宜然議者以為所改
斷軍人情實凶悖所慮邊城守帥見渙移郡之事
望風自沮怯於戢下威令不震又轉運司不體軍
興之際寬假邊臣之權齷齷守文操急所部欲乞
明降指揮下河北等路屯軍之處有似此軍人情
狀凶狡者並令械送都部署司據情處分且使邊
臣知劉渙移郡朝廷不特坐以專殺之罪抑由為
方面而擇人也

論王整改官

新除河北同提點刑獄崇儀副使王整有旨以其
昨奉使北朝曾借洛苑使今授河北提刑慮北使
過境訝其官名不同特與改此使額者伏以崇儀
洽苑頗為超越北使之來提點刑獄不預賓主之
事整雖在職使人豈知即恐以假官為嫌自應改
授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効整
之為遂成真拜之例今政之大弊為多倖人塞其
蹊隧猶不可遏若又啓之何以為政如整誠有是
請原情深涉欺誣必朝廷懲沮纖邪修明法度不

惟宜停恩旨顧當下從吏議別行謹斥以戒為臣
林 論席平推獄

切見開封府取勘侍御史席平昨奉勅往濟州制
勘宋易從不當事法寺檢斷席平失入人死罪據
減外猶得徒一年蒙恩特放朝野聞之無不歎憤
蓋以四方有冤獄朝廷特遣御史被制就按而乃
殊昧公理陷人死罪朝論疑未審實遣官覆行推
訊易從冤狀僅得明辨此來劾問平已引伏理官
斷上刑名明白忽蒙釋放何情可矜徒紊國家之

紀綱尤損憲臺之風采益令群吏慢於奉法且使天下有以窺時之尚姑息也其席平伏乞依法施行無俾忝於厥官亦足以警諸不職者

論內臣奏廕子弟

昨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著在閣門使之上物議雜起深以為非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苟從其請既已失之今又聞二省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視秩上更加一等此事若行不惟違越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必致陛下有私近習之名大臣有阿

親倖之醜

有

橫之議諫官御史有隱默之尤

且都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為朝廷愛惜事體動循軌度孜孜徇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戒其漸也漢唐之事臣嘗為陛下言之矣伏乞聖斷深賜察納其都知押班奏廕恩例伏乞一仍舊制

陳州奏賦率數

臣昨自二月二十二日赴任陳州本州自今春以來少雨日近甚有人戶披訴旱災今勘會本州四

縣合行催納夏稅苗子七萬七十五百碩有零鹽
錢一萬五千八百貫有零正稅屋稅預買和買紬
絹三萬二百疋有零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又合
行催納今年夏料青苗錢三萬一千七百貫有零
又合催納今年夏料免役錢二萬三千五百貫有
零又合催納去年倚閣青苗錢三萬六千一百貫
有零又合催納去年秋料青苗斛斛三萬九百碩
有零將來秋料諸色合納錢斛不在此數者切以
本州四縣共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戶今來只據
夏料半年合納錢斛紬絹共計二十四萬五千七
百貫疋碩絲綿在外自去年秋已係災傷今春又
旱二麥所收分數甚少除夏稅苗子見係人戶披
訴已蒙特旨體量除放聖恩寬大民心感悅自餘
紬絹絲綿久例常賦據數當行催納外其免役錢
准新法諸災傷地分第四等以下人戶應納役錢
者如飢貧無以送納委本州縣保明申提舉司本
司體量詣實於役錢數內量分數或全與免放今
雖第三等以上人戶猶多不濟之家其第四等以

下戶豈復更堪賦率伏望聖慈第四等以下人戶免役錢別降恩旨特與放免又去年秋及今年夏兩料青苗錢斛數目不少若令納錢民間錢實難得若令輸納斛斗今又斛斗價高上件兩料青苗錢斛伏乞並且倚閣候將來秋熟別定分數相兼催納所冀寬恤民力各得存濟

貼黃

今秋猶有下項錢斛合行催納秋稅斛斗八萬六千五百碩有零下料免役錢二萬三千五百貫有零秋料青苗錢三萬一千七百貫有零共計十四萬一千七百貫碩通計一年共三十八萬七千四百貫足碩

陳州奏監司官多起刑獄

臣伏以國朝自祖宗以至陛下積德累仁慎用刑辟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愛育下民若保赤子致其忠愛可謂至矣近年監司之官在所多起刑獄至于州郡常程公事方行推問未見情實或已經檢斷事理明白於法平允偶其所見愛惡異同

即別差官置司推覆事本微小張皇為大因緣搔擾株連枝蔓至有往還數千里勾追證佐盛暑嚴冬淹留牢禁中中甚有罪犯絕輕亦有無罪之人一身久繫家為破散瘦病飢寒愁痛無告及其結正亦有不移前案者推勘官承望其意巧文鍛鍊雖是平人亦湏以虛妄為坐以一州一路為率至于天下銜冤抱枉感傷和氣災害用生獄者人命所繫王者所當深慎者也豈容官吏依勢作威事既自外專行朝廷亦無由知得臣到陳州方此親

見自二月未赴本任至四月中所司呈公事一件稱有兵士指論冒請糧米事係是去年十二月狀自後行遣會問回報始足遂於四月十二日送司理院方行取勘文案未具當月十九日有轉運判官張次山到州點檢取索一宗狀詞將帶前去尋別差官置院推勘四月未所差官到院至九月初方始結絕歷一百二十餘日前後所經禁繫近六十人往還三千餘里勾追照證炎暑之月係累道路自夏涉秋其間病患相繼亦有軍負枉遭刑禁

及至斷遣並止杖罪推院繳送到所取疑狀二千一百三十一紙淨案六百七十張諸雜行遣照證文字三十五卷當時若自本州勘結不過十餘日可了其滋章為弊如此今又有百姓樊宗望公事已經本州奏斷近轉運副使李南公到州點檢取索上件公案將帶前去又已差官令置院推勘臣竊詳樊宗望公事本州勘結頗已詳允具案聞奏法寺定斷尋已准朝旨斷放訖竊慮差官前來置院依前追擾淹延貧細之民飢寒失所欲乞特下

法寺取索上件公案看詳委有情節不圓刑名差悞即乞別差官依公取勘施行緣此置獄之弊事干天下伏乞朝廷特降約束諸路非奉朝旨所置推院令推勘官候結案日具錄監司所送公所因由據到院出院月日但係勾追禁繫人數於在禁日有無病患死亡所追干繫人州縣程途近遠及斷放刑名開坐申中書送御史臺或法寺看詳事狀其有不當置院推鞫或淹延枝蔓枉繫無罪之人諸有非理伏乞議立條制頒下所冀上合聖朝

慎用刑辟之意感召和氣以正治體

乞量修南京舊內事

臣伏以應天府王業所基開國之本自建為南京以府廨為內至于宮殿門闕各已立名其舊屋舍盡拆移修蓋為本府廨宮城之內鞠為場圃惟有門樓常經真宗皇帝登御賜名曰重熙頌慶之門依舊只是州衙舊門制度庠陋自後不曾營繕前後知府王曾夏竦韓億及臣累曾奏乞量修一毀及闕門共蓋屋五十餘間即可粗立基太

朝廷以為不急因循至今年歲深遠門屋損壞每修葺時但添瓦箔其梁柱推朽不復更堪薦拔重重撐柱處處傾漏又以先帝登御之所官司不敢擅行拆修伏乞朝廷特就將作監差官一員將帶作匠三兩人到本府檢計改作三門修建粗成門闕規制勘會本府見有昨開清汴河時自京般到松枋木貳佰叁拾捌條長短不等准備河上修橋河既不成只使過叁拾壹條充搭蓋土橋用外有貳佰餘條見在若收舊材相兼充使其於公私別

無勞費或朝旨不允只乞指射上項枋木量破官
錢收買瓦箔等合用物料傭雇工匠於本城兵士
內占留三十人供應役作只依舊門樓基址間架
稍增高闊作兩門修蓋亦且以安掛牌額遮掩荒
榛

乞滑州埽岸物料從三司支撥

臣奉勅知滑州州城迫近大河境內堤埽不少近
歲水勢向著去年頗聞危急全藉人力物料准備
自來盡是京西轉運司應副今來本州既領屬畿

內轉運使緩急河防之事畿內轉運司必難為抽
撥兵士又無處計度物料申報往復慮致悞事伏
乞應係本州所費埽岸物料今後直從三司支撥
應副委自本案判官專切管勾其每年合差兵夫
乞降勅下京西轉運司今後並依常年體例抽那
赴州應役不得有所違滯若是本司減節兵夫入
數致本州河防有所闕悞其本司官吏並與州縣
同加罪責所冀公共免悞國家大事

乞比試醫人事

臣先判太常寺曾詳定本寺太醫署比試條式元
條諸科醫人補充太醫署學生者聽讀方書習學
醫道候及三年本寺奏乞差官考試藝業精熟入
高等者具名聞奏送翰林院安排自慶曆四年創
立此制差到尚藥奉御孫用和趙從古充醫師就
武成王廟講說醫經及今十餘年嘗有壹貳伯人
聽習京城醫人緣此頗有通方書者考試之制竟
不曾行其翰林院寅緣濫進實繁有徒伏以京師
大衆所聚人命所繫醫藥最切醫工庸謬妄投湯
是煤末不堪使用乞特與除破其時各奉勅命除
放今薛万等所欠芟草伏望朝廷詳察特與依例
除破及乞自今後應沿黃河州軍有退背埽分積
壓下物料以致損爛不堪交割虛附帳籍者並令
所屬州軍保明申轉運司於別州差官點檢或無
侵欺並與逐旋除放貴免積欠係帳枉枷鎖平人
破蕩民業

論併廢汴河劄子

臣伏以太祖皇帝始造有宋蓋自宋受命而有天

下故為建國之稱表于萬世真宗皇帝深惟祖宗
功德乃昇為應天府遂號南京又國家以火德王
為得天統昔高辛氏有子曰閼伯至于帝堯遷閼
伯于商丘主辰辰火也 故辰為商星蓋商人因
閼伯故國主祀辰星今宋實商地商丘在焉俗名
曰閼伯臺古今著於祀典至于國家以盛德所主
奉祠益謹其下有水淵未嘗涸宋人謂之商丘海
蓋若有以厭火祥者地為建國之基祀為盛德之
至二者於國家重矣昨朝廷差官創開河渠欲自
藥誤傷人命豈可勝計伏望聖慈委樞密院申明
太醫署前制每三年一次差官比試選擢高業之
人三數名與於翰林院安排則習醫之流必加激
勸其醫師歲月深者特與酬獎或加俸給人知朝
廷留意各思勵精競効所長必有穎銳而出者亦
足助聖心愛人之大端也

乞免枷錮退背埽分物色人事

臣昨在滑州切見本州石堰州西天臺迎陽等四
埽並係久來退背埽分有逐界物料場專副薛万

等壹拾叁人名係少欠芟草見行枷銅理納勘會
逐年並是承例遞相據帳曆見在數目積聚去處
交割到年深積脚或只指煤末堆架即為界管係
昨皇祐四年因官中點檢見欠只勒見主當人承
認培填逐人家貧無可填納其所欠負委是前界
登帶年深交割到損爛煤末即不是逐人侵欺盜
用雖經赦書德音又緣文有拘礙致州司不敢除
放兼檢會前知州薛紳并入內供奉官于文化等
奏點檢得退背埽分不堪物料委實年深損爛盡

京城以至泗河通江淮之漕為可以併廢汴渠其
河由畿縣至南京城西北開鑿民田引而東南遠
城為河兩重又濬商丘之址決其水所謂商丘海
者幾為乾涸若其河渠之利害及諸役費臣不足
論但以塹壞本朝建國之地凌犯大辰運曆之主
於社稷之靈實為非便伏乞特遣左右親近可信
之臣前去檢視所開河道如必不可以成功必不
可以省汴渠之漕虛為役費作此無益願於前春
興夫之時却行填塞依舊平為郊原商丘之淵更

為疏導有經侵動處增築堅完使土復其本水返其原上安神靈以固基本候進止

論免役錢劄子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者作而司牧之乃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均節其數度而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禁防此者也凡所謂仁義廉恥賞罰法令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其甚則至於父子夫婦相賊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諸夷狄

國非其國矣故衣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昔者聖人所以致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林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公葦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有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人事制開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

准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治鑄民盜
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
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
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鄉板籍
分戶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後此所謂
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
山海坑冶場鹽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筭
摧征筭斤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閭市者也惟
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
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
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
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
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于此矣景德以前天
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
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賊歲有事于契
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睢南幸毫未嘗聞
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慶曆以後財利之入乃三
倍於前朝而惟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舉是而言

則本末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陛下憫時政之積
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
設青苗以賑乏絕建募傭以弛繇役所大措置事
二以十數要在崇德而廣業以惠養而已臣官
在守藩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而言至于
民事利害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率錢
之患獨切故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稅穀帛而已今
二稅之外諸色公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
皮錢蒿錢鞋錢如此雜科之類大約出於五代之

季急征橫歛因而著籍遂以為常今以一陳州言
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戶夏秋二稅凡
斛斗一十五萬八千有零碩正稅并和預買紬絹
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
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并夏秋公納錢雖
緣敝法承實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
斛斗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
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一萬三
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乃常

賦之外歲輸實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戶口不敵諸
州之一縣率是以准天下之所輸可見爾凡公私
錢帛之發歛其則不遠百官群吏三軍之俸給夏
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
廬正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歛之者也民間貨布之
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
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曰募錢輸官還以募傭
錢既出入非蓄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墮
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至
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
葱茹鹽醢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
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蓄產桑棗
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銚釜犬
豕凡什物估千輸十倍萬輸百食土之毛者莫得
免焉故天下之民遑遑無所措手足謂之錢荒吏
厲鋒氣以刻削為功千賞蹈利而賞利從之此豈
聖意之然耶必料天聰亦未之詳聞也陛下本欲
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為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

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稍已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文害本同而未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不可免也豪猾乘民之急舉貸取息至或相因倍輸誠侵酷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也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出於薪粒大鄉戶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吏議法未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棗賣田宅鬻牛蓄今年稍荒歎處民流散多矣推此其可以經久者耶而乃恬弗為恠莫之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稷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而已矣夫苟且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於撫御大勢一有動危雖有智者恐

無以善於後矣輸錢二事而募法之害尤重臣故
勤勤先其重者今所開陳特舉大體其為害條目
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至重自念衰疲不
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沒有遺恨故求一對
清光專為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寬愧負事聞天
聽退就斧鉞臣所決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候進止

乞立皇子劄子

臣聞王者大居正謂王者君國當先正其統本也
三代遠矣漢唐之盛君即位太后太子多同時建
立立太子不以長幼其緩者不過二三年不然則
必有故史策具存矣本朝太祖開國知天命屬有
太宗故不與子然以儲位寓於京尹太宗自京尹
踐阼真宗自京尹登儲位仁宗未嘗出閣即登儲
位先帝入纂天統尋登尊位尹京故事蓋未陛下
即位及今九年受天之祐早有前星之慶正統大
本謂宜時定上以尊宗廟下以係天下之心國之
大事僭議罪也然陛下特以恩意留臣在朝愚慮
所及敢有不盡故不避嚴憲輒陳忠悃候進止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終

樂全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興論事

論討嶺南利害九事

臣竊惟百粵之區三代為荒服正朔聲教所不加
秦併天下始開置三郡曰南海桂林象郡乃今廣
州桂州交州漢武平南越拓為九郡元帝棄儋崖
但存七郡以至後漢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
今自嶺以南皆七郡之地而交趾得其三郡二十
二城其土地下濕多瘴癘人短折性躁悍好讎怨

相殺害易興逆節歷吳晉至隋皆內屬除吏供賦
後唐南海節度兼嶺南五府經略使交州是爲安
南府唐末劉陟竊據嶺外并有交州國初交州帥
吳昌文卒管內十二州大亂其大將丁部擊定之
部死子璉承襲太祖擒劉鋹璉請內附因而撫納
授安南都護自昌文至今爭奪篡盜已易四姓太
平興國中其大將黎欽宗廟諱纂丁氏太宗下詔討伐
興兵由邕廣水陸兩路入諸將孫全興等逗撓擅
退並戮於邕州市黎欽宗廟諱上表謝罪降詔赦之遂

除安南都護景德中

欽宗廟諱死諸子爭立國復亂廣

州守臣奏請乘釁取之真宗不許旣而大校李公

蘊又篡黎氏朝議以其遐荒異俗置之度外因亦

用欽宗廟諱故事授公蘊旄節及此傳四世矣向自日

南貢職已廢朝廷闊略不問邊臣苟慢防禁益弛

凶惡盜賊姦蠹之民諸配徒者不無逋逃頗從亡

匿亦士人頑嚚不逞挺身亡命赴其招集教之治

兵助爲邪計故今乾德敢奸王命凶黨用事多是

華人往時遣使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

陋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兵器有弓弩木
牌梭槍竹槍弱不堪用勢不能爲中國患故遠而
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竊此疆域及今七十餘年王
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今聞其城柵隍塹
乃有數重兵力民衆必益充足頗略旁占城等諸
小國事勢施設比前爲強大而嶺南長吏猶習故
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輕脫爲國
生事蠻性狠悍有不能堪告訴不聽投書不授事
情壅塞積成忿恨及其戰艦抵岸軍鼓叩城如入

無人之境略無交鋒之備寇兵所至城邑爲墟遷
致其貨財係繫其婦女封豕長蛇恣其酷毒傳聞
其事可爲痛心然此爲既往之咎方當慮將來之
策昔漢誅南粵兵會番禺道便近故爲功易至後
漢馬援擊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崎嶇
三年始得賊討襲轉戰至九真日南境上以定漢
界吏士得還者十四五而象郡南境由是竟分爲
林邑國歷代或小叛亂尋即平之隋破林邑以其
地入于交州終亦不能有也唐懿宗時安南都護

李琢侵暴徭民群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遣將率
江西湖南之兵赴援旣而交州陷遂集諸道兵赴
之積六年方破蠻衆收復安南而藩鎮之兵猶戍
桂林徐州戍卒遂倒戈剽掠湘潭破宿州徐州滁
州和州濠州攻圍泗州揚楚廬壽充海沂密曹濮
皆被其害詔會蕃漢諸鎮之兵十八將進討又二
年考殄兇逆由是天下騷敝跨接五代遂爲異域
故太祖皇帝棄之不欲勤中國以事荒徼列之外
蕃使隔限諸蠻此天機神筭長轡遠御之術也逮
今百餘年故無島夷之患此時竊發窮兇極毒逆
天理黷神道自古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未有如是
之暴害也天衷慘怛爲之旰食顧此滔天之惡遂
興問罪之師天下切齒恨不即執其兇徒誅裂菹
醢之瀦其邑落以爲凶虜宣九廟之威靈謝一方
之冤痛伏惟命將行軍授成制勝旣已審之於巖
廊定之於帷幄攻取形勢諒無遺策然臣聞處重
位食厚祿國之休戚義當共之不待迫於咎責而
後勵勉也况臣雖守陪都服在近職上荷恩眷無

補聖明豈可自同常人坐觀國家之事猶秦人視
楚人之肥瘠無慘動怵惕之心思慮所及敢懷不
盡謹條九事列于左方上達衡石冒塵眷鑒儻有
一得微助消塵至于填溝壑之日亦無遺恨焉
一事即今淮甸雨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仍歲旱
蝗陂澤竭涸野無青草人戶流散窮荒極敝事可
憂痛方當散利薄征緩刑弛役布德施惠以撫存
保息而盜起南裔王師大興正出荆潭之路此時
民力何以復堪賦發後漢永和中日南象林徼外
蠻夷數千人反亂交阯刺史發交阯九真二郡兵
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州郡并力
討之不能制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朝廷以
爲憂召公卿百官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
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以七不可之
說而請選有勇略仁惠材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
守令募蠻夷使自相攻擊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
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因薦祝良
張喬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

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
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
人由是嶺外復平今南蠻叛亂始由長吏侵擾積
忿無告及其致寇曾無戒備故令屠陷城邑流毒
一方然事已失之於前謀當善於其後臣愚以謂
今茲上策當以謀取不可以力勝謂宜且擇廣桂
二守臣精密毅重識略足任者屬之方面付以便
宜使各選舉部下文武將吏其兩路職司官朝廷
爲之慎選令協力從事招集戶口各安本業爲發
禁卒以代荆湖見兵益令募本土丁壯分屯綠邊
城邑使足以保守要害更相救赴則賊不敢復窺
徼內自取殲夷峙糗糧積芻藁惟事事乃其有備
揣情觀變臨事制宜歲年之時經營進取蓋中國
御蠻夷固有大體圖切宜審慮害宜深務在保威
靈紓民力全士馬之用惜金帛之費先收多福以
絕後虞此爲全勝之筭經遠之道儻謂業已興舉
難於散遣猶有中策具諸下條 二事蠻寇自入
欽廉以至陷邕州殘暴黎庶踐食城邑旣而席卷

還其數穴及今已累月朝廷旌死事者而錄其孤
推恩厚矣然及民之惠猶有闕者春秋傳魯與齊
戰曹劌請見魯君問將何以戰公曰小大之獄雖
不能察必以情劌曰此可以一戰蓋謂其重人之
命也謂宜特降德音下廣南荆湖以慰安遠人之
情使知陛下哀痛傷惻之意凡四路百姓耗病之
事加意優恤之庶國家仁恩有所下逮至如宥釋
罪誤以安吏卒之反側開設賞募以招溪洞之酋
豪祭酹其亡魂掩藏其殘骼皆前代常行之事也

夫文之所加者深即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
博則威之所制者廣震耀殺戮生殖長育功用相
承此天之道也 三事東南六路災荒已甚官私
匱乏莫相救恤又緣青苗助役市易之法農民困
於輸錢工商窘於射利謂之錢荒人情日急今王
師薄伐聚于荆潭調發賦輸即以軍興從事薦饑
之際供億實勞臣聞安民豐財用兵之本也所有
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青苗助役市易法伏望
特賜先罷其後法令復依舊制施行以此宣布德

澤慰悅民心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
民忘其死悅之大民勸矣哉 四事臣聞兵者國
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
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地者遠近險易廣狹生死也
彼蠻之舉事非謂其衆可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
可以勝中國而敢爲暴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
藪之深可以出爲寇患難以入與戰闔乘我無備
因而得逞傳聞蠻界其崖壑阻處篁竹叢薄不通
入行人有操持器仗者從橫不得回轉頃年貢象
貽路劣容象行謂之象路象過尋復翁塞蠻行如
鳥獸穿竄山藪間自知其踞外人不得而入也自
漢武之伐南粵時淮南王安已上書諫曰粵地草
木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人入其地雖百不當一攻
之不可暴取也兵入其地必逃散依險阻委而去
則復相辟聚留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
乏絕方夏暑濕瘴熱嘔洩霍亂之病皆作水居蝮
蛇蠱蟲曾未接刃死傷者已衆矣兵法曰地形者
兵之助故用兵有九地行山林阻險沮澤允難行

之道者爲地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
以擊吾衆者爲圍地李靖兵法亦曰夫決勝之策
者在乎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利宜歷觀前代征蠻
者未嘗舉大衆非不欲一舉殄滅之地利形勢衆
不得用也以故率常羈縻馴養不使至于決驟候
察警戒以固疆圉而已今業以失備致寇蠻又悉
衆而歸王師于征是行天討非救急之兵也救急
則欲速行討則要之致誅而已不許收功之緩當
圖全勝之策今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銳士不可久
於瘴鄉驍騎不能馳於鳥徑營柵無所立糧道不
能通長兵無所施利器無所用財殫力屈徒沮國
威先有自困之形未見必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
得爲用則螻蟻之衆何足平若士馬而不得用則
熊虎之力無所展儻今冬蠻未撲滅則前春兵須
抽退更圖後舉臣竊難之臣識闇志衰安知軍旅
之事但以古今方冊亦足比測事宜向者嶺南有
萬兵蠻何敢輕入竊謂今來弔伐兵在於精不在
於衆可以計取難以力爭况淮浙江湖公私罄匱

人至相食豈有蓄積計置芻糧財費過倍若令諸
軍且駐襄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廂軍量留
充役自餘浮食一切勒回以寬轉輸省齎送國財
民力實為大計襄鄧間比年豐稔倉廩充實軍留
就食足支歲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乘銳誅賊軍
氣自振後無艱乏方可圖功 五事臣觀蠻事可
以計取難與力爭蓋交趾氣俗與諸蠻不類諸蠻
貴種姓服從貴種義不可奪今交趾自國朝以來
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權黨篡奪乃是唐末藩鎮
遺風故其勢易為翻動竊聞乾德尚幼諸酋共事
而主謀者三人今入寇大獲金帛子女各得所欲
蠻夷不義惟利是貪歸國爭功豈能相下如裂其
三郡分授三酋各為主領被之告命使達蠻中事
縱不行必生猜二以至他日釁端常在多方以撓
之則功易舉矣兵法曰軍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
非精知微密不能用間用間之術神妙之道也惟
時會之為難得今實得其時會惟陛下深念所以
可付之人誠上策矣六事林邑國在交州南境本

象林之地漢時列為郡縣後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為王因別名國歷江南六朝常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尋而自復至唐朝貢不絕國朝以來為交阯所隔遂不復至然自晉宋歷代常侵寇交州南史以為林邑素無土田貪日南地沃常欲略之故乘釁即入日南九德諸郡輒留不去唐宋亦是為群獠太上御名扇以陷交州為中國患今揣能害交阯者惟林邑且林邑與交阯相去纔千里本共象林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十四程則

是林邑交阯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能使外國之人諭以討交阯事約之師期使自一面入會王師如能破交阯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之蠻夷貪重利必自為力亦伐國一奇也七事竊見安南後軍見在本府待師期所領南京一將外又涇原秦隴之兵約二千五百騎聞約取七月到本府正是六七月間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秋盛熱比至桂州已行万里臣前已陳蠻界山林崖壑之險不通人行馬實難用頃年儂賊搆亂狄青

破之聞在邕州西北適近山坂地勢寬平馬得施力故當時破賊馬軍之力為多今日行軍深入蠻地事與儂賊不同儂賊溪峒一首領入我郡縣之間止是劇盜擊破即糜爛矣今交趾自是一國竊有土宇恃其險遠主客勢殊秦謂馬軍弓箭手本備羗戎皆是捍邊銳兵勁騎有到京師猶謂不伏水土輒生疾病而乃驅之瘴霧沮洳之中巉嶮篁柝之地水多沙毒草無藁結進又不可以馳突決勝其能還者無幾矣况西北戎虜睚眦顧望如聞

王師遠出邊騎多行忽起風塵來犯亭障東西往還萬里莫相赴應又不比海隅之失備矣凡言國家大事必曰軍馬軍馬者戎事之本不可忽也今邊塞簡選一銳士調習一壯馬甚不易得盡心於國者方知之爾所有昨召邊要將官及備邊騎兵願各遣還本道使荆湖多募丁壯蒐補諸土軍其將士服習土風諳識山川地利其騎亦知用南馬格式雖小筋力自壯慣行險隘安其水草使與中國之人相先後勢之便者也且使戎虜知朝廷之

力一方有警邊備晏然不為動也 八事伏見安
南招討司期諸留兵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潭州
去桂州十四程竊聞嶺外嵐瘴八月九月尤甚謂
之黃茅瘴草黃時瘴氣方盛十月已後氣候始肅
湖南饑荒糧草難致久留就食實費共輸若便引
行觸冒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會
可省一月芻糧湖湘之民大寬事力比至其時新
米已熟募秋湖外風土調適免致人騎枉有損傷
國計軍行兩為便利 九事漢宣帝時先零氐背

畔犯塞用後將軍趙充國將擊氐虜充國以為擊
虜以殄滅為期必先計策以待利便酒泉太守辛
武賢持異請出擊之帝下其書令充國與校尉以
下吏士知羗事者博議充國執意如初下其書公
卿議者多同武賢帝以書敕貴充國督之出戰充
國上書謝因陳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
書報從充國計其秋帝復賜書令因吏士銳氣擊
虜充國策虜有必可破之形上奏請罷騎兵屯田
以待其敝上報書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

萬人留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
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言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上復賜書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
十二便聞之將軍其更孰計復奏充國奏言兵以
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因策虜情以聞充國奏每
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
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
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同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
後將軍上書言羗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
善明年充國上言羗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
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五
六千人定計遺脫入雜羗亡者不過四千人請罷
兵奏可宣帝承漢之盛業天下富實四夷賓服先
零小羗顧未足為患害遣將出兵充國所陳皆全
師保勝安邊之冊及上屯田之利止用吏士萬人
留屯因田致穀以省大費不失農業而為武備宣
帝璽書往復問難可謂籌計精熟矣而猶每下公

卿議者以參其得失其於兵事詳重如此本朝祖宗有邊防大事亦彙博採群議今安南之舉興師十萬萬里討伐涉危度險利害甚多然聖志先定國論已協伏願特降璽書內外近職之臣各令獻策以示博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慎之意三軍知陛下憂軫之懷觀其否臧亦以見群臣之材識愚者千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為無補

論祠廟事

臣伏見司農寺奏請降下新制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之例召人承買收取淨利本府勘會本府及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尋已依應施行訖內有關伯廟宋公微子廟已係百姓承買關伯廟納錢四十六貫五百文微子廟十二貫文並係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關伯遠自唐堯遷此商丘之士主祀大火而火為國家盛德所乘而王本朝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于此亦為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典禮垂之著令所當虔潔以奉時事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

能捍大患者今既許承買之後小人以利為事必
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何所不至慢神黷禮
莫甚於此蓋聞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咸秩無文忠
于群祀先聖哲王所以致恭于鬼神者所以為國
家萬民六經訓典備矣故曰克典神天俾作神主
此人君之職也今既歲收細微而損國體至大臣
愚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更不出賣以稱國家
嚴恭典祀追尚前烈之意

論蘇內翰

臣讀春秋傳晉叔向被囚時祁奚老矣聞之乘駟
而見執政韓起為言叔向謀而寡過惠訓不倦宜
蒙寬宥之意起與之同乘以言諸公而免之祁奚
不見叔向而歸蓋祁奚之言為國非私叔向也今
日傳聞有使者追蘇軾過南京當屬吏臣不詳知
軾之所坐而早嘗識其為人起遠方孤生遭遇盛
明之世然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向舉制策高等
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特加眷獎由
是材譽益著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報上之

心但其性資疎率闕於慎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
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章特為陛下優四方聞之
莫不感歎聖明寬大之德而尤軾僭易輕發之性
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譬如天
之無不覆冒如地之無不持載如四時之無不化
育於一蘇軾豈所好惡伏惟英聖之主方立非常
之功固在廣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棄瑕含垢則
人才有可惜者昔季布親窘高祖夏侯勝誹謗世
宗鮑永不從光武陳琳毀詆魏武魏成謀危太宗

此五臣者罪至大而不可赦者也遭遇明主皆為
曲法而全之卒為忠臣有補於世自夫子剛詩取
諸諷刺以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詩人
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謗黷不恭
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唐韓愈上疏憲宗以為人
主事佛則壽促此言至不順憲宗初大怒欲誅而怒欲之其
後思之曰愈亦是愛我今軾但以文辭為罪非大
過惡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
禁擊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臣自

念朽質上荷異恩今伏在田廬無復涓埃之補竊
慕祁奚雖老猶不忘公室而申請叔向之義僭越
上言自干鼎鉞不任惶懼待罪之至

論乎實狀

臣竊聞昨有新制開列條目自府畿至諸路郡縣
令人戶各自供通財產乎實狀有所隱漏者許人
陳造近已施行公私勞敝鄉閭甚擾但憂增益賦
調不復更事生業必有姦猾漸相告訐窺圖賞利
獄訟繁興政令寤以滋章民德何以歸厚况中戶

以下鮮有蓋藏田蚕所收歲有厚薄戶等耗登何
常之有不惟扇惑人情更有紛亂新法以建議者
內為之主故當職者人無敢言向者朝廷所立法
制蓋以便民為本因成富國之利今茲一事專用
撓人徒搔掣於天下實無濟於國家伏望聖明博
行體問忠於國者必言其無益慮於民者當明其
非便憂深思遠早垂止罷令億兆欣戴天恩

論錢禁銅法事

臣伏以錢者國之重利日用之所急生民衣食之

所資有天下者以此制人事之變立萬貨之本故
錢者人君之大權御世之神物也切觀自漢以來
名臣高識者之篤論皆以為禁銅造幣通開塞輕
重之術此濟民之切務保邦之盛業也故錢必官
自鼓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國朝
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
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
置鑪鼓歲至百萬緡積百年之所入宜乎貫朽於
中藏充足於民間矣乃自比年以來公私上下並
苦之錢百貨不通萬商束手又綠青苗助役之法
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
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府庫例皆空虛人戶又無居
積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 此事實繫安危之體
宜明利害之原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累朝所行
令勅具載錢出中國界及一貫文罪處死而又重
立賞格使入告捕至于居停資給擔擎人等與夫
官吏之失於檢察者各等第坐罪又禁銅之條犯
之九介已得剽配之罪亦設告賞之科而自熙寧

七年頒行新勅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
車而出海船飽載而廻聞緣邊州軍錢出外界但
每貫量收稅錢而已諸舸船船舊制惟廣州杭州
明州市舶司為買納之處往還搜檢條制甚嚴不
得取便至他州也今自廣南福建兩浙山東恣其
所往所在官司公為隱庇諸條禁物私行買賣莫
不載錢而去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
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
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物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

鑪增課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大為之
坊民猶踰焉若又廢之將何憚矣蓋自弛禁數年
之內中國之錢日以耗散更積歲月外則盡入四
夷內則恣為銷毀壞法亂紀傷則害民其極不可
勝言矣臣見公私上下並苦乏錢深求其由僅有
一得因番閱前後令勅誠見條制之未便今具錄
勅文進之衡石伏願 陛下申明舊章急救其敝
立四夷內外之限通下民衣食之原所錄如右

嘉祐編勅

慶歷以前編勅並同

一將銅錢出中國界者河北陝西河東不滿一伯
文杖一百一伯文徒一年每一伯文加一等至徒
三年決記刺配遠惡州軍牢城一貫文以上為首
者處死從者決訖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餘路分
二伯文杖一百每二伯文加一等至徒三年決訖
刺配遂州軍城二十貫以上依河北等路一貫以
上刑名定斷隨行之物並沒官其居停資給擔擎
人等依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斷仍許人告捕給賞
錢一伯貫文地分官司及應巡捕人等不覺透漏

並減犯人三等科罪州縣不切鈐束亦行勘斷內
蕃人有犯除河北外並禁奏取旨仍半年一次舉
行曉告臣詳勅意言自餘路分雖非三路但出中
國界皆係禁法

熙寧編勅刪去此條此是見今所行編勅自
熙寧七年正月一日行
用

嘉祐編勅 慶歷以前編勅並同

一商客番客往南蕃者聽逐人各帶路費錢伍伯
文過此數者許諸色人陳告犯人依雜禁條將銅
錢出中國界刑名施行蕃人奏禁取旨其錢盡數

給告人充賞仍委市舶司并緣海州軍常切點檢
熙寧編勅刪去此條

嘉祐編勅

一犯銅并鉛石一伯兩杖一伯一斤加一等九斤
決訖刺配逐處牢城十斤以上決訖刺配千里外
牢城仍許人陳告其因告獲合支賞錢者一兩以
上一貫每一斤加二貫過徒三年每一斤加五貫
並至五十貫止若犯銅鑛或夾雜者只據烹煉到
實銅科罪仍委轉運司將條約逐季舉行

熙寧編勅

諸不產銅鉛錫地分銅鉛錫官自出賣許通商販
及聽以銅鉛錫或鉛石鑄造器用賣買仍並免稅
右臣重惟古先聖人之立制內諸夏而外夷狄夷
狄者中國之寇讎也今乃傾中國之利撓君權竭
民用以資寇讎又弛銅禁通商販銅入四夷無復
紀極所謂假寇兵也既資之財又假之兵以濟其
猾逆之心暴害之力桀黠之虜有以窺國家御邊
之無算樞機之不密安得不啟其侵侮之謀者哉

不知議法者之意據何義理累朝之經遠長慮所以保國便民之典一旦而削除之此國之大事惟陛下聖明察納早垂神斷

論率錢募役事

臣竊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者作而司牧之乃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均節其數度而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禁防此者也凡所謂仁義廉恥賞罰法令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其甚則至於父子夫婦相賊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諸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衣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飾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公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制募役之法令人戶等第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

以之權輕重而御人事以平准萬貨故為國者必
親操其柄官自冶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
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
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
且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戶五等以兩稅輸
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
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
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筦榷征筭并賣百貨之
利此所謂取於關市者也惟錢一物官自鼓鑄臣

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
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十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
不息上自郊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
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
大計備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則利所入茶鹽酒
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
河東討跋賊歲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
西祀汾睢南幸亳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
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齒繁庶食貨滋殖慶歷以

後財利之入乃至三陪于景德之時而國計又費
更稱不贍則是本末之原盈虛之數其踈闊不講
久矣陛下憫時事之積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
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所謂措置事以十數要在
經國利民崇德而廣業也其中率錢募役一法為
天下害實深通都大邑要扼之地以之併廢名藩
重鎮將吏之倫以之隨遣游民赦夫而委以倉庫
案牘之事軍負卒長而付以錢穀簿書之責如此
不便之事因緣極多至于五等版籍萬戶之邑大

約三等以上戶不滿千此舊制任差役者也四等
戶不啻九千此舊制今令五等一槩輸錢是率貧

不任差役者也細不足之民而資高強有餘之戶也且舉應天府

為例畿內七縣共主客六萬七千有餘戶夏秋米

麥十五萬二千有零碩絹四萬七百有零疋此乃

田畝桑功之自出是謂正稅外有訟納諸色名目

雜錢十一萬三千有零貫已是因循敝法然雖有

錢數實不納錢並係折納穀帛惟屋稅五千餘貫

本色見錢大體古今賦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宋
五代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

散青苗錢八萬三千萬六千六百有零貫此乃歲
六百餘貫計息錢一萬六千六百有零貫此乃歲
輸實錢九萬二千餘貫每年兩限家至戶到科校
督迫無有已時天下謂之錢荒搜索殆盡而又弛
邊關之禁開賣銅之法外則泄於四夷內則恣行
銷毀鼓鑄有限壞散無節錢不可得穀帛益賤變
轉既難民日益困遠方僻路無所措其手足臣故
曰募役之法為天下害實深凡公私錢幣之發歛
其則不遠百官群吏三軍之俸給夏秋余買穀帛
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屋廬正稅茶鹽
酒稅之課此所以歛之者也民間貨布之風寡視
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帝賦
之外錢將安出或曰募錢輸官還以募役錢既出
入非畜聚也臣對之曰夫募錢者率之農民散於
隋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或曰四等以下率錢數
少民易輸也臣對之曰彼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
正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
買葱茹鹽醢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向
聞役法初行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

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春磨
鉏釜大豕莫不估價使之輸錢吏以刻削為功于
賞蹈利朝廷開賞典而勸寵之則諸趣時進取之
人安得不從風而靡豈復知朝廷經久之體耶陛
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為見於行事非復
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從而增
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
所見展轉文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
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
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
大殺無減免之理往時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
率三分其費而二分以薪糧取給豈悉資於錢也
大鄉戶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
法之行且六年初年民始大駭既而伐桑棗賣田
宅鬻牛畜比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至今紛紜
變更竟莫能定其法上不能富國強兵成公家之
利下不能便民濟物為天下之福若但坐觀其敝
莫大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

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
命高才遠識之臣通議錢募役之法蓋愚而不可
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動危甚易安之實難故民
者天地之心而國家之本也是以聖人甚畏之甚
重之欲保家國必先得民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
安之道也臣以衰疲不任陳力近已上章乞骸骨
歸田里伏念上荷聖恩至深至重故不能自忍為
天下生靈披瀝肝膽以致補報之心儻精誠上達
天光下燭得以涓埃少裨海嶽一旦先大馬填溝
壑亦無遺恨惟陛下留神省察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